3 1761 11928143 4

有惊无险

梁寿华

78
563
8
25
NADA_HK

作者介绍

梁寿华牧师出生于香港，成长于渔民家庭。勉强完成初中课程，年青时曾在街头卖唱、做苦力，以出卖劳力谋生。

梁牧师自幼热爱阅读与思考，流连于书店「打书钉」（即呆站在书店内看书）以汲取知识。在一次机遇下，他得以受聘于宣道书局（今名宣道出版社）任职包装及送货，自此与文字和书刊结下不解之缘。在此期间，他曾与一群志同道合基督徒自组文社，名为基督教活水文社，在工余撰写福音文稿，自资出版，派发去不同地方（参看第七篇《一包钱》）。此后，梁牧师透过自学和进修，逐步成为专业的书籍编辑和翻译。

梁牧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攻读神学，获颁道学硕士（M. Div.）及神学硕士（Th. M.）。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其间受香港宣教会按立为牧师。一九九七年移民加拿大后，他投入服事当地华人教会的中国新移民福音工作。此外亦受邀在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台湾的华人神学院担任客座讲师。著作有《革命先驱：基督徒与晚清中国革命的起源》（香港：宣道，二零零七年）。

自幼在毒品泛滥环境下成长，梁牧师亲眼目睹吸毒者的悲惨光景，这些经历让他除了专注于教学与牧养，还积极投身于福音戒毒事工。他深信，透过这项服事可以认识自己，不断深刻反省自己作为罪人的本质，并且体验主的救赎恩典。

有惊无险

梁寿华

利銘澤典成
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-HONG KONG LIBRARY
JUN 18 2026

代序：推荐本书　　原基督教活水文社编辑组

梁寿华牧师于七十八龄，写成《有惊无险》作他晚年回忆以及灵性反省，诉说六十多年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缩影——上帝一直看顾他、保守他。我们推荐本书，可读之处至少有三：

一、从一位老牧师身上透见初信主者之单纯。这可称为「无伪之信」（提摩太后书一 5）或谓信主初心，是很多信主多年并且努力追求显赫事奉的基督徒不幸或已失落的，却是主耶稣吩咐我们拾回的（启示录二 4）。作者委托原基督教活水文社成员为他筹画此书，早于一九六零年代，我们便与这位廿岁出头的文艺青年梁寿华弟兄相识，当年大家无名无姓无学历，无钱无权无势位，只存一片初心为耶稣，不求回报为福音，几个人就在旺角租用唐楼板间房去编印福音书刊近十年。今在本书文稿，喜见活水文社之纯朴依然在，隐然跃现于各篇章。

二、信仰落地。本书谈及驾车、生仔、打工、求学、坐飞机等平常事；作者回想少年犯错，怕人寻仇要离家远避；成年造大梦，只想入读名校中神又心愿得偿；晚年为垂死胞弟刚硬不信主而焦心如焚；以及两年前得见百岁母亲受洗而欣喜若狂…… 平常生活就是圣徒生活，今日用个新名词，叫做「落地」信仰。

三、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。身为牧师教了多年神学，作者并不讳言曾经被人讥为「烂泥」，但蒙上帝恩待，「这团烂泥……如今终于可以扶上圣殿的墙壁！」（参第九篇《杀人命案》，十四篇《耶稣爱我》）远远还可记得，晚年保罗也看自己是一个「罪魁」（提摩太前书一 15/16）。一本小书感受万千，最高意义，乃在荣耀上帝。

前 言

作 者

奇迹是魔鬼也能模仿的，在《出埃及记》的十灾里，术士们确实展现了某些能力。上帝必定垂听祷告，但并非有求必应，上帝不是人们心目中那位「有求必应」的菩萨。

经历祝福并不一定意味着灵性良好。有时候，这些祝福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，或出于自然机率。然而，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宰，对祂而言，世上没有「碰巧」的事，一切都在祂的掌管之中，都是祂奇妙的作为。对基督徒而言，所得着的祝福不仅仅是外在的好处，背后更有神的爱与恩典的印记。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不意味着凡事顺利或事事如意。人依然活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，有时候我们说：「有惊无险」，但若遇到真正的危险，又该如何理解呢？比如，那位在道风山上遭劫而丧命的牧师，为何死于非命？（参第六篇《剮死牛（二）》）他是否就没有经历到祝福呢？

事实上，基督徒在上帝的管教和磨练中，更能体会祂的恩典与慈爱。即使经历苦难，这一切也都有其意义，而这最高的意义，就是荣耀上帝。然而，这一切的意义都必须建立在永生盼望上，若没有永生盼望，这一切将是毫无价值，与其他宗教并无不同。《圣经》说：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」（罗马书三 23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正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都是属主的人，而主的恩典总是够我们使用，这是祂的应许。神的作为一定包含了祂的智慧、慈爱与合理性，并不依随人的意志而转移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神必然看顾我们。

目 次

1. 工业意外......5
2. 惊心动魄......7
3. 上帝代泊车......8
4. 《圣经》与《红楼梦》......10
5. 劏死牛（一）......12
6. 劏死牛（二）......14
7. 一包钱......16
8. 坐骨神经痛......18
9. 杀人命案......19
10. 「指点」迷津......21
11. 被狗赶入穷巷......22
12. 吸血僵尸......23
13. 九宵惊魂......25
14. 耶稣爱我......27
15. 中神梦......28
16. 鸡咁脚走......31
17. 警察开路？上帝开路？......32
18. 仲夏之黄昏......33
19. 死亡的有惊无险......35
20. 二弟信主记......37
21. 母亲信主记......41

1　工业意外

读书不成，年轻的我辍学打工，曾在船坞做苦力。

当时的船坞工作既辛苦又危险，工业安全根本无人重视——不论是公司、政府，还是判头、员工，都没有对此关注。

那时我刚刚信主不久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位工友在货仓搬运水喉时，从高处滑倒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当场呕屎惨死。那地方正是我经常工作的区域，想到那一幕，我心头发寒。

而我自己，也曾多次面对致命的意外。有一次，我的头差点被扯掉。幸好命大，逃过一劫。作为基督徒，我相信这是上帝保住我这条小命，让我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，有惊无险。

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坐着摩托艇（俗称 Wala Wala）穿过维多利亚港，负责将文件送到一艘停泊的大轮船。要登上那艘船，我只能抓着一条打结的粗麻绳，像猴子一样用力攀爬，回程也是同样惊险。那一天，海港水急浪大，而我根本不懂游泳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许多夺命的意外往往出乎意料，超出人力所能掌控，当时的我年少无知，对危险毫无概念，现在才明白，那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

还有一次更加惊心动魄。我需要将零件送上一艘轮船，此船是从广东东江运水来香港的，停靠在新界深井的岸边。

船头仅用一条粗大的麻绳系在岸边，船身与岸边之间搭着一条竹梯，成为唯一的通道，我要爬上这条竹梯才可以登上船去。当我站在岸边，望着湍急的水流时，内心已感到一丝不安。正当我犹豫是否要踏上竹梯时，突然间，船头的麻绳松脱了！船身随即慢慢远离岸边。那一刻，我不禁心头一颤。如果刚才我没有犹豫，早一步踏上竹梯，便会随着竹梯在慌乱中撞上船身，再坠入那汹涌的海浪中，那湍急的水流，我根本无力抗衡，更何况我还不会游泳，想到这些真的很后怕。

这些惊险的经历，时至今日，仍然历历在目。但如今回想，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常。同时，我更加坚信，上帝一直在守护着我，让我能够安然走过那些九死一生的时刻。

2 惊心动魄

在我移民至多伦多的第一个冬天，有几天持续下雪。那天我要去买东西，我没有在下雪天驾驶的经验，惟有小心翼翼按照交通灯的指示，将车子从小路左转进入大路。

然而，令我惊恐的是，当我一扭軚盘，车子便失去控制，滑进了左边逆线的路上！就在迎面而来的车十分接近时，也是惊心动魄之际，我的车竟然奇迹地返回了正确的车道上，继续向前行驶，避过了与迎面车辆相撞的灾劫。

这次我又经历到上帝的保守，有惊无险。

3　上帝代泊车

另有一次在驾驶的路上，我亲身经历「咒诅化为祝福」的奇妙事情。

那天，我正驾车穿过超市旁的一条小路，有一辆很霸道的大货车忽然强行切入我的车道。我连忙按响喇叭示警，却不料对方司机竟对我大声咒骂：「你迟早会在这条路上撞车而死！」

谁知，这句话「灵验」得出奇——不久之后，我真的在那附近又发生交通意外，然而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那看似充满恶意的咒诅，最终化作我生活上的一个祝福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在加拿大生活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车子几乎是必需品。当时，我使用一辆旧车，毛病不少，经常要进维修厂，有一位教友见我为车的问题频频头痛，热心地提出要送我一辆新车。我虽然满心感激，却始终觉得「无功不受禄」，婉拒了她的好意。

没过多久，有一天我驾车行经那位司机咒骂我的路段时，意外真的发生了。我与另一辆邮局专车擦撞，被逼驶上了行人道，又再冲上旁边的一个斜坡继续滑行，接着拐弯撞上一棵树。撞击力道颇大，安全气袋瞬间弹出了。

当时我已失去意识，等到稍微清醒过来，气袋已压在我脸上，我的眼镜不知飞到哪里了，而自己正被救护人员

抬上救护车。我摸摸自己毫发无伤，连脸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虽然被劝送医院检查，但我当下感觉良好，便拒绝了。

我从救护车下来后，第一时间跑去查看自己的车。车子的左前方损毁，却奇妙地停在路边——整整齐齐、紧靠着行人道的边缘，就像有人刻意将它停好一般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充满感激，因为如果车子没有这样停稳，从斜坡滑了下来，很可能会再冲进逆行车道，引发更严重的连环车祸。

对我而言，这一切简直像是上帝亲手「代我泊车」！

后来，保险公司为事故赔偿一笔金额，我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性能良好的「富豪」（Volvo）二手车。挺不错！有型有款，完全是意外中的一大收获。我只能说，这真是一场「因祸得福」的奇遇。

我想，我应该感谢那位曾咒骂我的司机吗？不，其实我最该感谢的是我的上帝！这场车祸看似是一场灾祸，但上帝却将魔鬼的恶意化为祝福。我深知，来自魔鬼的咒诅对属于上帝的人毫无效力，反而成为了见证祂恩典的祝福。

4 《圣经》与《红楼梦》

信主之后，我曾立志要读完整本《圣经》。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计划：从一年的开始，每天阅读四章，这样大约一年就能读完成全本《圣经》。满怀热忱地，我从《创世记》开始，但遗憾的是，每次读到《出埃及记》，我的进度就停滞不前，无论如何努力，总是「出不了埃及」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三年。

那段时间，我除了《圣经》，还尝试阅读中国经典小说《红楼梦》。说实话，《红楼梦》并不比《圣经》更容易读懂，虽然两本书都是世界名著，但阅读起来却异常艰涩沉闷。我心想，这两本书之所以被视为经典，一定有它们的独特价值，问题不是出在它们身上，而是出在「我」这个读者身上。我告诉自己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这两本经典读完。

幸好，那一年我失恋，对爱情心灰意冷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将所有时间和精力投入阅读当中，这样的专注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高效率。终于，在一年内，我成功读完了整本《圣经》和《红楼梦》。这是一个收获满满的旅程，内心有一个清晰的结论浮现：《圣经》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科学证明，它本身就能见证自己是上帝的话语。

有一天，我在就读的夜中学，利用课余向同学传福音。

几位同学围着我，认真聆听我分享的内容。我正在热情地讲述时，突然有位同学向我提出挑战：「你讲得头头是道，但你有没有读完整本《圣经》？」

那一刻，我的心怦然一紧，额头冒出一层薄汗。这个问题若是放在一年前，我恐怕哑口无言，但感谢上帝的带领，就在两天前，我刚刚完成了整本《圣经》的阅读！

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，但内心却暗自感谢神，我微笑着回答：「如果没有读完《圣经》，我又怎么能够对你讲《圣经》的福音呢？」那位同学哑口无言，似乎被我说服了。好险！

这次经历对我来说真是深刻！若非那一年全力读完《圣经》，我或许无法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，甚至可能因此丧失传福音的机会。上帝的安排总是那么奇妙！

5　　劏死牛（一）

我年轻时，曾有过一段堕落经历——向人拦途截劫，也就是俗称「劏死牛」。有趣的是，我自己也曾经两次被人「劏死牛」。

那次向人拦途截劫发生在我初中时候。当时，我和几个「飞仔」（指不务正业的少年人）同学组织了一个「飞仔党」，有一天，我们选了一个在九龙塘僻静的地方，盯上另一个路过的年轻人，准备向他「劏死牛」。但这次「行动」变成一场闹剧——我们人多欺负他人少，却是什么都没能劫到。

事后，我内心感到极大羞耻。那次行动虽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患，但却深深刺痛我的心灵，我明白自己只是在「扮演」一个劫匪，实际上，我根本没有那份打劫的「狠」劲，行事的时候，我不敢走上前面、不敢发声，只是躲在后面，眼睁睁看着其他同学喊打喊杀——我简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「无胆匪类」。

后来，我冷静检讨自己，意识到我根本不是做烂仔、古惑仔（即走邪路的人）的料子。我不够凶狠，也不够恶毒；胆小如鼠，心地也不够硬；甚至连面相和身材都不够「威」（即欠缺威风），又没有「煞气」！一副书生模样，面皮薄得像张纸，烂仔做不成，我最后也便做了一个文艺青年。

但到信主之后，有一天，我在旺角却真的经历了一件至今都记忆犹新的事情，那个早上，我正走在弥敦道，突然有两个年轻人拦住我。他们声色俱厉，说要打劫，强逼我把身上的财物完全掏出来，一边说话，一边还用粗口「问候我娘亲」（即侮辱我母亲）。

在那一刻，我也不知从哪里涌现出来的勇气，一面严肃地对他们说：「我是信耶稣的，你们不可以向我讲粗口！」

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两个劫匪听到「我是信耶稣的」这句话，居然立正起来，站得端端正正，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连忙向我道歉：「阿 Sir，对不起！」

我心里还未能来得及反应过来，正准备掏出口袋里的钱交给他们，却不料这一举动又让他们再次立正，向我敬了个礼，诚恳地说：「你的钱我们不要了，对不起！」

说完，拔腿就跑。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。那一刻，我只感到如坠五里雾中，完全不明白刚才发生什么事。

也许，是他们对「信耶稣」这三个字有着某种特别的敬畏？或者，那只是神对我的一次奇妙保守？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成了我信仰路上的一段奇妙经历，也再次提醒我：上帝总是以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在看顾我们。

6 劏死牛（二）

又有一次，我又遇到另一件相类似的惊险经历。

那天，我正走在何文田窝打老道上，突然有三个年轻人围住了我，他们毫不掩饰地说：「打劫！」并威胁说，他们有「架撑」（即利器），意即叫我不要抵抗。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里面似乎包着一些什么，我暗自猜测，那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「架撑」。

他们不断用粗话恐吓我，我内心虽然紧张，但突然想起上一次被人打劫的经历——那次，耶稣的名字帮助我脱险。于是，我又搬出耶稣的名字，向他们「挞朵」（意即，用耶稣名字去压住他们）。话音刚落，三个劫匪愣了一下，似乎正在消化我的话语，只见其中一人低声对同伴说：「走！」然后头也不回转身走了，其余两人迅速跟上，他们什么都没有拿取，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原地，感到不可思议，内心也充满感恩。耶稣的名字再一次保守了我脱离危险。我不禁默默赞美神，感叹祂的圣名竟有如此奇妙的能力！耶稣的名字不仅能赶鬼，还能赶人（贼人），叫那些贼人听到祂的名字就仓皇逃去。

然而，我的这份平安与感恩，却在同一天被另一则震惊人的新闻打破了：就是在沙田道风山发生了一宗拦途截

劫命案，有一位牧师遇劫，激于义愤而抵抗，歹徒用利器将他杀害。这位牧师是当时基督教文化界的名人，他的离世令许多人悲痛，这事也让我反思良久：为什么那位牧师没能逃过大难?

此后，我常常思考死亡的问题，直到读了神学后，才找到答案。关于这部分，我在第十九篇《死亡的有惊无险》中详述分享，欢迎阅读。

7　一包钱

我初信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做烂仔不成，做飞仔也飞不起，惟有转而做个文艺青年。

那个时候，香港有些文艺青年开办文社，以文会友，提倡阅读、写作和出版文学作品，我也曾经参加他们的活动。

在这样氛围下，我曾尝试在当时著名的《中国学生周报》投稿，文章也被刊登了。当时我用的笔名是「直木」，很奇怪，我的文章竟被刊印在一篇用「寿华」作笔名的文章旁边，那并不是我写的文章啊，我这个如假包换的寿华，并不认识那位使用笔名的寿华！

投稿成功后，我也开始向基督教刊物投稿，绝大部分都被采纳。

受了这些影响，于是我也邀请好几位弟兄姊妹自己组织一个有信仰的文社，名为基督教活水文社，定期编印和出版福音刊物，派送到监狱、学校、医院或社区中心等有需要的地方，甚至寄往海外。

后期的印刷数量可不少，经费颇多。我们就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决定不对外募捐，不告诉别人自己的需要，只知祈祷求上帝供应。试过有三数次几乎无钱缴交印刷费，但是总在最后关头有人拿钱来奉献。

有一次期限已到，不够钱交印刷费，我凭着信心一再跪下祈祷，求上帝供应。只是一些动静也没有，那时我真的灰心丧志，怀疑上帝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时限已到，仍没有什么消息，信心濒临破产到一个地步，我什至怀疑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否存在！

怎知道当我信心失去时，正在惶恐之中，忽然接到母亲打来公司的电话，说有人上门到我家来找活水文社的人，其实这个文社设在我家。

我赶回家中，见到一位陌生女士。她取出一个信封，说是有人托她奉献给文社做经费的。信封内的金钱正好足够印刷费的需要，不多也不少。

我即时惭愧起来，回想到自己的信心软弱到如斯地步。那时面对的危机，不只是不够钱缴交印刷费，几乎连自己的信仰也赔上了，多危险啊！是上帝神奇地保住我的信心。

附言，先后加入活水文社的成员如下，其中有些已回天家：黎广传、梁淑贞、吴展鹏、胡梓潮、梁寿华、张鸿森、冯冬合、劳伯祥、苏宝珍、苏文生、姚锦燊、黄文超、伍彩慈、何杏芳、何俊明、吴焕玲、谭月珍、李凤婵、朱丽红、关文辉、丁淑芬、郭惠英、刘学伟、刘广智、邝卓芳、赖敬森、李笑霞。

8 坐骨神经痛

有一个家庭，夫妇带着多件行李和两个孩子，在多伦多正要坐飞机返回中国。我和一位弟兄去送机，到达机场，卸下行李人也下了车，那弟兄就去泊车。留下大部分行李由我搬运，我本来有坐骨神经痛的旧患，发作时会痛到坐立不安，当时感觉搬又难，不搬又难。

当时我想到一些宣教士，为了福音不顾生死，我的坐骨神经痛也算不了什么。因为有这信念支撑着，我不顾旧患就去搬运行李。

回程时，我开始感觉腰部疼痛。

弟兄送我回家，看到我家的车道积满雪，女儿颖思独自一人在铲雪，我心中挣扎，应该进屋休息？还是陪着女儿铲雪？看到女儿一个人在劳动，我心中不舍，只好忍着痛楚，陪着女儿铲雪。

当时我惊恐着这回逃不了大痛，谁知道，腰部疼痛感慢慢消失。铲完雪后，我完全不觉得痛楚。过去发作得严重时，每每会痛到我「发冷汗」，但自此事至今二十多年，期间除了一、两次轻微疼痛外，我再也未有过严重的疼痛。这事让我深深体会到，帮助了别人，也帮助了自己。真是有惊无险。

不过我知道，这并不是什么行善积德，这完全只是上

帝对我额外的恩典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而是祂借着此事来医治我。上帝也借着此事来施恩给这个中国家庭，让他们能够顺利返回老家。

9 杀人命案

我小时候家住香港油麻地区，住的是一个板间房，即是说，有多个家庭同住一个大单位，用木板分隔成多个小房间，大家共用公家的厨厕设备。那地区品流复杂，毒品流行，有黑社会常在街头打趸（意即一些人没有正当目的，却聚在一起良久），我自小就见惯了许许多多的黄赌毒勾档。

父母都很担心我学坏。终有一次，我做了坏事，气得母亲放声大哭。

因为害怕会有恶人来寻仇，母亲让我辍学，并将我「充军」（即流放到远地），送我去到远远的元朗大生围在我大舅父家中避锋头，大舅父是开渔塘的。期间，我亲耳听到外婆对大舅父低声评价我：「烂泥扶唔上壁。」（意即烂泥涂不上墙）这句话听在耳里，许多年我仍记得。

后来风声没有那么紧，我才回到家中。

不久之后，有另一位年轻住客也做了同一件坏事。与我不同的，他酿成了大祸，在某个夜晚，他与自己的表舅父发生正面冲突，竟用一把童军刀刺中表舅父的心脏，当场死了，鲜血流满地板。我听见声响，从房间跑出来，差点滑倒在血泊中。

我赶紧跑到街上的士多店（即香港早年的小型超市）借用电话报警。后来，士多店老板作证说，有一个沾着血迹的年轻人来向他借电话。母亲担心我又惹祸，立刻便又送我到她朋友家中躲避。这是第二次「充军」。

后来，警察将凶手缉拿归案控他谋杀，罪名成立。警察知道此案与我无关，我才平安回家。

不久之后，经表哥介绍，我又去了九龙城寨一间制造灯泡的山寨厂（即小形工场）工作并寄宿。九龙城寨是全香港臭名远播的龙蛇混杂之地，工友都是瘾君子（即吸毒成瘾者），只有我和表哥没有吸毒，但我每天都与他们为伍，一起工作、聊天、吵架、生活及睡觉，可以说，我生活在一个完全被罪恶包围的环境。

幸好，有一个有良心的工友劝喻我，千万不要学效他们吸毒。如果当时有人引诱我试吸一口毒品，我一生的历史可能便会改写，所谓一口毒品便可渡人「成仙」（即终身成为吸毒者），这是我母亲最为担心的。

后来，我信了耶稣。耶稣赦免我所有过犯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里的；并且让我有份参与建立上帝的圣殿，就是教会。主恩典够用，这团烂泥本来几乎就要成为永远的烂泥，如今终于可以扶上圣殿的墙壁！

10　「指点」迷津

有一次我被邀请到荃湾区一间教会讲道。我从油麻地乘地铁出发，出闸时才发觉忘记攜带地址和电话号码，焦急异常。但我心中有一个想法：上帝是会带我去的。

出了闸，大堂前后有几个出口，我不知哪个才对。心中祷告之后，想起儿时「点指兵兵」的游戏，我就向着每个出口做着「点指兵兵，点着谁人做大兵」，最终就指着一个出口。然后我再「点指贼贼，点着谁人做大贼」。我就前往这个出口走上路面。

怎知到达路面抬头一望，就见到教会的招牌，正是我要去的那所教会。我想这是上帝名副其实的「指点」迷津，否则我便失约了，这有负于弟兄姊妹聆听上帝的福音，又有负于上帝给我事奉祂的机会。

另一个关于使用手指的故事。我刚来到多伦多时，负责一间教会的国语事工。有一周，我自觉灵性不大好。其实我的灵性从未好过。但这次特别警觉，因为要预备主日讲道，却真的没有信心。

情急之下，我急切地想要确认上帝是否依然使用我。于是，我随意翻开《圣经》，寻找两段经文。当我翻开时，手指恰好指向了我需要宣讲的第一段经文，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。真的那么神奇，还是我在做梦？抑或只是机率（或然率）的巧合？

我又再随意翻开《圣经》，今次手指没有指中第二段我要用的经文，但经文却在翻开的一页内显现在眼前。我立刻跪下来哭，像我那么软弱的传道人，上帝竟然保证使用我。

11　被狗赶入穷巷

常言有说，「赶狗入穷巷」，意思是逼迫人好像追赶狗一样，使他走投无路。然而，有一次却是我被狗赶入了穷巷。

那天，我参加教会团契的旅行，因为迟到，只能孤身

上路。途经一条村落，突然，有一群狗跑出来，朝我狂吠。我吓得立刻转身跑，但这些狗一边吠着，一边紧追不放。

在慌乱中，我竟然跑进了一条没有出口的穷巷。当时一片慌乱，心中想今次死定了。

令我惊讶的是，那七、八只狗并没有直接扑向我，只是围着乱吠，让我感到无路可退。就在这时，我心中默默祷告，决定鼓起勇气，转身大步向前走。奇迹般的，群犬竟然向两侧分开，为我开出一条路。就这样，我得以安全离开那个穷巷。

这又是一次上帝的保护经历。如果不是群犬放条生路给我行，若七、八只狗同时发动攻击，我必定体无完肤，身受重伤。

12　吸血僵尸

我年轻时，有一段时期，西方世界的吸血僵尸电影在香港十分风行，我也喜欢观看，享受那种刺激感。

有一个晚上，我在熟睡中做了一个可怕的梦。梦中，吸血僵尸出现在我眼前，犬齿外露，双手直伸，朝我扑来，似乎是要捏住我的脖子。我急忙向后退，心跳得很快，人

也惊慌失措。（其实在电影情节中，遇到吸血僵尸的人，通常会用十字架来抵挡，但我此时找不到十字架。）

正在无助中，我只能拿起桌上的一本《圣经》，心想或许这能代替十字架。但意外的是，这举动似乎没有任何作用。那只吸血僵尸狰狞地笑着，发出可怕的声音：「咯！咯！咯！你犯了这么多的罪，《圣经》也救不了你！咯！咯！咯！」

它猛然冲向我，而我只能不断退后。我只感到一阵一阵深深的恐惧，无比无助，也无比绝望。

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想起《圣经》中的一个应许，内心就充满希望，忍不住大声喝骂：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已经洗干净我的罪！我不怕你，你最好死开（即滚开）！」当我一想到主耶稣的宝血，一股勇气立刻涌上心头，胆量倍增，我再次喝令，那只吸血僵尸立即离开。

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，主耶稣的宝血具有无比的力量，能够摧毁魔鬼对上帝子民的控诉，也让我再次感受到神的保护与恩典。这是一个有惊无险的梦境，也是一个深刻的灵性提醒——无论我们面对多大恐惧，只要倚靠主的宝血，就能战胜一切。

13　九宵惊魂

由于需要探亲，又有事奉在身，我每年都要乘飞机多次。我除了曾经遇到强烈气流，还经历过一些惊险航程。

有一次，我和家人乘坐飞机回香港。我和小女儿颖意坐在靠近机翼的窗边，太太和大女颖心、二女颖思坐在后面。飞行途中，发觉有乘客和服务员朝向我们的窗户望去，于是我也朝向外看，赫然发现机翼尖端冒出一股如火焰般的小气流。据知机翼是盛载燃料的地方，如果发生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心想这次死定了。

女儿惊慌，我却不知道怎样安慰她，因为我比她更惊慌。

机组人员急切查看了情况。后来，飞机安全降落在附近机场，才发现这「火焰」其实只是一条红色布条！这布条勾在机翼上，当飞机飞行时，急速的气流使它看来像一条「火焰」，真是虚惊一场。

又有一次，我乘坐晚间航班返多伦多。到了多伦多上空，不知何故，飞机降落跑道失败了，未能着陆。我十分害怕。飞机抽头加速起飞，绕过湖面，转了一个大弯，第二次尝试降落，最终成功。又是虚惊一场。

再有一次，我从多伦多去香港，途中须在台北转机，台北正值狂风暴雨，我只感觉飞机像抛浪似的向上爬升，

心里不断埋怨机师不顾死活，这样的狂风大雨，为什么仍然勉强起飞？

飞机终于挣扎着越过了云层，其上一片晴宁，我在心里满是向主的感谢。

怎知飞行一段时间，空姐广播说，由于电线短路，今晚没有晚餐供应。听到这广播更是害怕，因为电力故障，在飞机上可不是小事，心境又再陷入恐惧之中。

又在飞行一段时间后，机师广播说，现今有一边引擎失灵。我当时立即想到死亡，想像到自己即将葬身于空难，要去见上帝的面。我快速用「三福」的提示检查自己是否得救。

在香港，家人前来接机，我妈妈来到机场听到飞机有故障甚为担心，但我信主的妹妹桂玉安慰她：「哥哥信耶稣，没事的。」家人只好回家等候消息。结果飞机转往台湾高雄机场急降，安全着陆，乘客惊魂甫定。

在我返抵香港的早上，有些报章头条，以「九霄惊魂」四个大字报道此事。

14 耶稣爱我

在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中，我感觉自己灵性低落，不配与主亲近。整天心情沉闷，似乎主已忘记了我，甚至离开了我。

那个晚上，太太正在忙着做家务，我从楼上走落客厅，经过电视机前，当时播放着时代曲歌星姚莉的生日会，姚莉是个虔诚基督徒，有许多朋友齐聚为她庆祝。

当时，电视机画面正显示好友们送给姚莉的贺卡。我无意间从眼尾瞥见上面写着四个字：「耶稣爱你。」那一瞬间，我像触电般被深深打动，我感觉那张贺卡似乎是为我而写，仿佛上帝借着这张贺卡在告诉我：「耶稣从未离开你。」

虽然我在灵性上如此软弱，感到自己远离了主，但是耶稣仍然爱我。这个深刻的体悟让我不禁又流下眼泪。

我试图掩饰情绪，转身走进地库，但妻子注意到我异样的反应，关心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忍不住对她说：「耶稣爱我。」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上帝对我说的一句话：耶稣爱我，祂从未离开我。

从此以后，每当我灵性低沉、感到失落时，我总会记住这四个字：「耶稣爱你。」对一个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来说，「耶稣爱你」这四个字，是无比珍贵的宝藏。

最可怕的事情，莫过于觉得耶稣不再爱我们。这份恐惧源于我小时候，妈妈每当惩罚我时，总会说：「我不要你了，你走吧。」每当听到妈妈这样说，我总是马上乖乖听话。

然而，作为基督徒，我明白，当我做错事，甚至犯了罪，离开主的往往是我自己，而不是主离开我。主从未离弃过我。我的恐惧，事实上根本不曾存在。如今，「耶稣爱你」这四个字，常存我的心间，成为守护我的天使。

15　中神梦

信主后，很羡慕别人读神学，全职作传道人。可恨自己还没有中学毕业（注：中学毕业是一般神学院的最低入学条件），惟有在夜中学进修，其后就向某间神学院报名入读。

那夜中学的主任知道我有继续读书的志向，很高兴，于是发了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给我，每一科都成绩优异。我就拿着这张不尽不实的成绩单向神学院报名，获得取录。这位主任真的好心做坏事，而我自己也不应该这样去配合。

读了两年半，我也着实不满意校方的课程，心想，拿了这学位也没有什么价值；况且当年使用的那张中学成绩单，可被看作伪造文件，属刑事罪行，终于我在还未毕业就离开了这所神学院，自己闭门读书。

直至后来，我看到一则消息，有好几位在海外取得高等学位的基督徒回到香港，要开办一所高水准的神学院，名为中国神学研究院，简称中神，入学条件是大专以上。我十分希望能够入读。只是我没有大学学历，当然没有资格报名。

后来有位朋友教我，可以报读某间「野鸡大学」（即学店），不用上堂、不用交功课，也能取得一纸学位的，我便报了名。

但我心中总是不安，这样骗来骗去只为一个「大学」学位，真没有意思，也没有什么价值。这所野鸡大学打了数次电话，催我缴交毕业费，以便领取毕业文凭。但我认为不应该再花钱拿这个有名无实的学位，就放弃了。

只是入读「中神」这个梦想，仍然时刻盘踞心中，未能实现，只留得羡慕。有一个晚上，我竟然发梦在中神上课，小息去饭堂斟水。梦醒之后，心情极之失落，从此再也不敢多想了，免得留给自己一份「空余恨」。

过了不久，我教会举办神学教育主日，讲员是中神的讲师吴罗瑜老师。崇拜完了我请老师吃饭，大吐苦水，把

自己无法入读中神的遗憾告诉了她。谁不知老师提出，我可以用「成熟学生」的身分报名，是无需学历要求的。我当年已足四十岁，很够「成熟」了，我便依循老师的指示报名。

经过考试及面试，居然被收录成为「中神」学生了。

三年后，拿到道学硕士学位，学校竟然聘请我留校任教，并且栽培我修读神学硕士。我第一堂给学生授课时，我摸摸自己下巴，怀疑究竟是真实还是梦境，这当然不是梦境。

回想自己曾经做梦进中神读书，后来梦想成真了。可是留在中神教书，则是我从未发过的梦，主所赐我的恩典实在超过所求所想。

对比于早年，自己曾经企图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各种假学位，简直是枉费心思，假如我出此手段，这样欺骗上帝、教会和弟兄姊妹，定必抱憾终身，自己也必终身怀着内疚和羞耻的心去「事奉」。好险！

感谢上帝的保守，祂并没有离弃我，祂带我返回正路并且使用我，祂这份恩典真的超过我所想所求，「祂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」（诗篇一零三 5）

16　鸡咁脚走

某天走在香港的一条街道上，我的手踭不小心撞到一个行人的肚腹，他「哎呀」一声，我回头一望，像个「烂仔」（即行走黑道之流氓）模样，个子比我高大，身旁有一女伴，我担心会被他殴打报复，正想向他道歉，怎知他已抢先「问候我娘亲」（即用粗话侮辱我母亲）。

我望住他正想开声道歉，忽然见到他暴烈的眼神转为慌张，抛下女伴不顾，立刻拔足大踏步地跑开了，他一面跑，一面还回头望我有没有追来。我立时联想到一句广东话，说：「鸡咁脚走。」（意即跑得好像脚底抹油。）

我自忖，那时戴着眼镜，样子算是平和斯文，背着书包，不知为何他那么怕我，我真被他弄糊涂了。也许我背后有一个仇家正好要对付他，又或者他身上藏有毒品，见到我背后有一个警察。

感谢主，祂又一次保护了我。当时心想如果这烂仔发烂渣（即无理发恶），我就要吃苦在街头了。

真是有惊无险！

17　警察开路？上帝开路？

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」（箴言十六 9）大女儿出生时，我经历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。

那天在香港，太太开始出现生产迹象，我立刻告知老朋友钟伯文，请他开车送我们从油麻地前往港岛区般咸道的那打素产科医院。然而，由于不熟悉路线，我们在街上兜兜转转，绕来绕去，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路向，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们的焦虑与紧张也不断升级。
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们遇见了一位骑电单车的交通警察，我们急忙向他说明情况：「我们赶着去那打素医院生仔（即生产孩子）！」那位警察二话不说，简短回应了一句：「跟着我来！」随即，他开动警号和闪灯，一路为我们开道，我们紧紧尾随警车，响着鸣笛，逢车过车，不管路面是什么情况，甚至闯过了红灯！

最终，我们在这位热心警察的帮助下，顺利抵达医院，而我的大女儿颖心，也在惊险过后平安出生了。

回想此事，我心中充满感激。不仅是那位在街头为我们指路、护送的交通警察，还有另一位「警察」，就是我的老友钟伯文牧师，当年他本身也是香港辅助警察，他同样在危急时扮演了「护送者」角色，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个

难忘的生命时刻。

这段经历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奇迹与珍贵。同时，我深信这位小宝宝是从上帝的引领下平安诞生在世的。

18　仲夏之黄昏

有一次，我与在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学生前往台湾，探访当地教会。此行由台湾的郭明璋牧师以及他的传道同工担任响导负责驾车，大家满怀期待，旅程伊始充满愉快。然而在途中，郭牧师突然接到一通紧急电话，教会有一位长老刚刚辞世，请他立即赶回台北协助处理后事，消息传来，众人不禁为此行程将要中断而惆怅。

大家心里默默盘算，没有了牧师做领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眼看已经无法继续前往新的景点，只能在附近随便游览，心中不免感到失落。可是就在这个进退维谷的时刻，有同学这样祷告，恳求上主为我们解决眼前困境。

没想到，就在祷告之后，郭牧师又接到一个来自教会的电话，原来长老的家人发现，遗嘱上清楚表示，长老希

望将遗体捐赠给大学作研究之用，所以现时无须处理葬礼事宜。得知消息，郭牧师和他的同工便可按照原定计划，继续带领我们的旅程，这一刻，所有人心中都满溢着对主的感谢。

旅途难免有些波折，例如水土不服问题困扰着一部分同学，但在主的保守下，大家最终都能平安度过。

接近旅程尾声，我们计划前往南部著名的野柳公园，这是最后一站。然而意外再度发生——途中，我们所驾驶的两辆汽车，其中一辆因为不堪长途奔波的重负，爆了轮胎，而另一辆车也几近损坏。我们只得四处寻找维修店铺，最终找到一家了，但待车子修好已是下午五点钟，来到野柳公园，大门已关，只得在门外徘徊，心情不免落寞。

但在此刻，有同学却注意到大门有个告示牌，清楚写着:「下午五时后，免费入园参观。」这真是一个意外惊喜，让所有人喜出望外！

我们立即高声歌唱「祢真伟大」，伴随着手舞足蹈的欢乐，踏步进去游览这个寂静的公园。气氛宁静，仲夏黄昏吹来凉风习习，没有烈日炙烤，完全不觉闷热，也少了游人的喧嚣。这一段免费旅程，我们所省下来的门票费用比修车费用还多呢，大家不禁感赞叹主的安排何等奇妙！

19　死亡的有惊无险

宋朝文天祥有个名句：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」问题是，究竟「死去边」（死字在这里用作动词），我们将要「死」往哪里去？

我自小对于死亡已有很敏锐的感受和观察，小时候在街头眼见邻居的叔叔、伯伯，或是某些店铺的婶婶、婆婆，他们死后的躯体被人抬进棺材，钉上盖子抬走，埋在泥土里。我只觉得很恐怖。

小时候，有时贪玩迟了回家，妈妈总是骂一声：「你死去边？」（即是你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？真是作死。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智慧，哲理性很强。

想到有一天我都会死去。而死去之后，我会去哪里呢？

中国民间有句话：「黄泉无客店，今夜宿谁家？」黄泉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阴间。这话描述，人死后将会堕入黄泉，落到一种无依无靠的状态，一个游子在阳间还有客店可住，但在阴间没有，究竟他要归宿何处？他可以怎样安顿自己的魂魄呢？

然而，上帝爱我们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生路，就是永生之路，引领我们到祂永恒的家里面。在那里，上帝以大能和慈爱永远养育我们。

死亡是全人类必须经过的关口，就算基督徒都要死亡，

但是基督徒的死亡只是回到上帝的家。上帝的家不是客店，而是一个有与主耶稣同在的地方，可以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快乐和幸福。

对真正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有惊无险的关口，他们穿过这关口进入永恒。

20　二弟信主记

天家再聚手足情

二弟带华患上末期癌症后，除担心他的病情外，最叫我挂心的就是，他还没有相信耶稣，换言之，离世后他的灵魂就会落入阴间受苦，我和他以及他信主的家人，将永远无法重聚。于是我多次想向他传福音，可是带华心硬，十分抗拒；然而，神借着他女儿的一句话触动了他的心，终于他软化下来，如今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：天家再聚手足情。

呜咽请求弟信耶稣被拒

得悉二弟带华罹患不可医治的末期癌症时，我除了很担心他的病况外，立时想到耶稣基督的大能福音，那是可以解救人脱离生死困境的唯一出路，于是开始筹算怎样劝他相信耶稣。由于我患上老人病行动不得，又身处外地，无法返港当面向他传福音，深感遗憾，只得透过电话和视像与他沟通。

之后好几次在电话中，除问候他的身体健康外，还尝试劝喻他信耶稣，可是他的心很是刚硬，福音听不进去，其中一次我忍不住哭了，呜咽地请求他信耶稣，但他依然不肯；另一次，他说医院有为癌症病人提供舒缓焦虑的服务，没必要信耶稣；

又有一次，我请太太为他祈祷，他断然拒绝说：「我要煮饭。」我只好无奈地挂线。此外，侄女颖珊（带华二女儿）的教会得知她父亲患末期癌症，于是希望作家庭探访，向他传福音，但也被他婉拒了。

女儿一句话使硬心软化

当带华的病情渐趋恶化，必须住院治疗时，我又再跟他视像通话。那时他神智尚清醒，我一开口说话，他就以微弱含糊的声音对我说：「你来又是讲，信耶稣、得永生。」接着就说：「拜拜、拜拜！」意思是要我停止说话；后来家人告诉我，我的老友姚弟兄到医院探望他时，向他传福音，他抗拒得更激烈。另一个弟弟的女儿加盈探望他时，也向他传福音，他也不接受，只是态度不像对我和姚弟兄那般决绝。

带华一向笃信唯物论和无神论，很可能是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，所以抗拒基督信仰。只是，在人能力的尽头时，往往是上帝能力的开始。在他病情极为严重时，上帝的大能在他心中彰显出来，使他刚硬的心有所软化。

正当我们传福音给带华失败的时候，在一个晚上，他在病床上软弱地对女儿颖珊说：「我舍不得你们。」天父就在这重要一刻，透过颖珊一句说话，触动了她爸爸的心灵。颖珊说：「如果爸爸你信耶稣，我们一家就会在天家重聚。」最小的女

儿芷欣此时也说：「如果爸爸肯信耶稣，我也会跟着信。」

面容透出微笑安然离世

此情此景，带华刚硬的心终于软化下来，表示愿意相信耶稣，并同意身后殡葬采用基督教仪式。因为眼见他病情越发严重，生怕等不到颖珊教会的牧师前来为他洗礼，结果牧师透过视像主礼，带华告诉牧师愿意相信耶稣，颖珊按着牧师指示，为父亲施行洗礼，并由牧师祈祷，祈祷完毕他竟懂得说「阿们」。小女儿芷欣在旁见证着，带华并没有不情愿或勉强的态度和表情，他是欣然领受滴水礼的，牧师与传道同工翌日即到医院探望他，坚定他的信心。

当带华弥留之际，牧师又再次来到医院探访，很奇妙的是，这正正是他快要离开的时候，牧师就出现了。牧师在他耳边说出安慰的话，为他作临终祈祷，家人都在旁陪伴着，之后他很快就安然离世了。在场的家人告诉我，带华走得很安详、很平静，面容还透出一丝笑容，别了他寄居了七十一年的肉身和尘世，直往上帝为他而设的幸福归宿，有天使和圣徒迎迓，在天家有主耶稣永远与他同在，而这位就是他以前所厌恶的耶稣；但因着祂宽宏大量的爱，对他既往不咎，使他反得新生的福气。我虽然身在异地，也跟在场的亲人一样，感觉到平安详和，且深得安慰。我未信主的幼弟志华也禁不住说，这是一个见证。

遗体竟能葬基督教坟场

感谢天父的大恩临到我家，令一个本来刚硬抗拒祂、鄙视祂的弟弟，转眼间成为祂的儿子。因得着基督教多加堂的协助，又正值薄扶林坟场推出新一批骨灰龛位，家人顺利申请成功可以安置骨灰的龛位。想不到以前对基督教反感的罪人竟能蒙恩，遗体得以安置在基督教坟场。

还有一事令我深深感动的，就是我的大侄女颖娴在父亲刚离世时，哭着在电话中对我说：「我一定会代替爸爸，用心照顾妈妈和嫲嫲。」第二天在电话中又向我重申一遍这志向。这也反映出带华在世时，对妻子多么的爱及对年迈母亲有多孝顺。这些美德借着身教，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多谢家中弟妹们在这段艰难时期，在二弟离开后团结地守着这个家，轮流照顾患脑退化年近百岁的母亲。我知道，我们只暂时失去带华，主耶稣却永远拥有他。

（全文原载于《号角（加拿大版）》二零二三年二月。）

21　母亲信主记

不可能成为可能:一零一岁母亲的临终信仰奇迹

亲爱的母亲，看顾了我们几十年的成长和生活，终于离开我们，径往天家去了，我们实在舍不得。

母亲智慧善良长寿

我有六个兄弟姊妹，母亲管教甚严。她一生辛劳，克尽妻子和母亲的天职责任。家住香港油麻地区唐楼，楼上楼下甚至邻舍可算是「乌烟瘴气」，黄、赌、毒充斥着街头巷尾，果真是龙蛇混杂。

母亲目不识丁，甚至连数目字都不认识，不过她素有胆识和智慧。她在家附近经营了一间小小的钮门店。曾有「烂仔」到店里来索取保护费，母亲不肯就范，还把他大骂一顿，骂跑了他。这「威水史」她都经常津津乐道。

母亲个性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曾收养过一个我在街头结识的乞儿仔。他无家可归，满身「污糟邋遢」，我把他带回家，要求母亲收留，母亲欣然答应。令我难忘的是，母亲不假思索地用我们的面盆，让他「洗白白」，并安置他与我同床睡觉，待他如自己儿子一般。

妈妈原是乡村姑娘，十多岁时盲婚哑嫁给一个受教育不多当渔民的水上少年——我们的父亲。婚后两口子十分恩爱，平日甚少赌气争执。

有一次，在渔船上不知何故吵起来，母亲一怒之下竟跳下海中。父亲见状，即时扑进海中救人。事后，父亲当然赔礼了事，谁知母亲其实是懂游泳的，父亲虚惊一场。这常成为他们夫妻之间及我们父母子女间的笑谈。妈妈也不时把她和爸爸相处时的趣事告诉我们，娱乐大家。

后来，妈妈上了岸，爸爸则留在船上继续出海捕鱼干活，每半个月左右才能返家一次。父亲一生的工作离不开船，从捕鱼，远洋行船，到在渡海小轮当水手，在船坞当苦力，直至退休。

我们的父母是善良之辈，他们做人处事有他们的原则。话说有一位远房亲戚是贩毒头子，曾拉拢父亲主持海上运毒，但父母亲拒绝这遗害人间的勾当，放弃了这个发大财的机会。后来，毒贩兄弟却相继患癌病去世，享受不了所发的大财，而我父母则在淡泊生活中知足常乐，得享高龄。

母亲一生算是命大，好几次几乎被高处掷下来的砧板、玻璃瓶、晾衫竹等物击中，每次竟然毫发无损。

母亲年轻时健康不佳，常常病倒入医院，有一位邻居说她恐怕性命不久。为此，我们常常担心，恐怕会失去母亲。谁知这位邻居不久后便离世，而我们的妈妈则活过一百岁。

临终信主成为可能

谈到母亲信主的经历，上帝真的使不可能的成为了可能。

母亲年轻时也曾听闻过福音。那时，有些外国传教士常在我们家附近的街头布道。直到我信主后，我时常向她「讲耶稣」，但她总是以一种「正面」的方式推却，说：「好好好，信耶稣也好，信什么都好。」每当我教会有适合她的聚会，她都顺应我去参加，但就是不愿意信耶稣。

后来才知道，她心硬不信主是因为早年曾答应一位长辈，立誓要供奉神桌上祖先的木像。这些诺言占据了她的心，其实，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，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。随着她年事已高，加上耳朵又聋，又患上脑退化症，认不得人，如何再向她传福音呢？我很是灰心绝望。

后来想到主的恩典够用，又从《圣经》中的《罗马书》十章十三节得到提示：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」我便依着这个意念向天父祷告：「若母亲蒙恩，请让她能回想起以往我跟她讲的耶稣和她所听过的福音。」可是，一直没有什么迹象妈妈有改变。

有一天，侄女颖珊与我太太美玲在 WhatsApp 上交流，她问我太太：「其实现在亚嫲的状况，怎样才能知道她肯信耶稣？」

我太太告诉颖珊一位姊妹的见证。这位姊妹的家翁患上脑退化多年，已经极少开口说话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姊妹经过家翁

床前，谁知老人家主动开声跟她说话。姊妹惊讶不已，立即叫醒儿子，一起问爷爷是否信耶稣，他清楚回应自己是信耶稣。她和儿子都清楚听到及目睹了这一切。

颖珊听完这个见证很受激励，回应说：「听完你讲，我真要尽快安排！」她随即联络自己教会基督教多加堂郭锦霞牧师和林岳明牧师，第二天去探望亚嫲。可惜当天亚嫲很疲倦，没有多大反应。

接下来第二天，大风大雨天气恶劣，牧师们没有放弃，他们再次去探访亚嫲。这次亚嫲精神颇佳，最后牧师询问她信耶稣好不好，她肯定地回答：「好！」我难以置信，在场的弟妹志华和桂玉都见证了这一切。

当天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，母亲很安静地接受两位牧师为她施洗。两位牧师握着她的手，她一点也没有抗拒吵嚷；平时她是不高兴陌生人触摸她的。

母亲于九月廿八日早上便在睡梦中离世，享寿一百零一岁，面容安详得就像平常睡着时一样。

以往，我一直有两个关于母亲的愿望：第一个愿望是母亲能活过一百岁；第二个愿望是母亲离世前能信主耶稣。现今这两个愿望全都实现了。

我的父亲在八十二岁离世前也得蒙救恩，除此之外，二弟带华也是在二零二二年临终前归主，终年七十一岁。他们归主都是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可能，奇妙无比。父亲对宗教可有可

无，弟弟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。虽然父母亲和弟弟都先离开了，我们很是悲痛不舍，但想到他们能在天上的家享受上帝永远的完美福乐，心中确有一份不能言喻的平安，这份平安使我们得以安心和安慰。

感谢赐给我们这份平安的天父上帝！

（全文原载于《号角（美东版）》二零二四年九月。）

以往，我一直有兩個關於母親的願望：第一個願望是母親能活過一百歲；第二個願望是母親離世前能信主耶穌。現今這兩個願望全都實現了。

我的父親在八十二歲離世前也得蒙救恩，除此之外，二弟帶華也是在二零二三年臨終前歸主，終年七十一歲。他們歸主都是不可能的事成為了可能，奇妙無比。父親對宗教可有可無，弟弟是一個共產主義信徒。雖然父母親和弟弟都先離開了，我們很是悲痛不捨，但想到他們能在天上的家享受上帝永遠的完美福樂，心中確有一份不能言喻的平安，這份平安使我們得以安心和安慰。

感謝賜給我們這份平安的天父上帝！

（全文原載於《號角（美東版）》二零二四年九月。）

在亞嫲的狀況，怎樣才能知道她肯信耶穌？」

我太太告訴穎珊一位姊妹的見證。這位姊妹的家翁患上腦退化多年，已經極少開口說話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姊妹經過家翁床前，誰知老人家主動開聲跟她說話。姊妹驚訝不已，立即叫醒兒子，一起問爺爺是否信耶穌，他清楚回應自己是信耶穌。她和兒子都清楚聽到及目睹了這一切。

穎珊聽完這個見證很受激勵，回應說：「聽完你講，我真要盡快安排！」她隨即聯絡自己教會基督教多加堂郭錦霞牧師和林岳明牧師，第二天去探望亞嫲。可惜當天亞嫲很疲倦，沒有多大反應。

接下來第二天，大風大雨天氣惡劣，牧師們沒有放棄，他們再次去探訪亞嫲。這次亞嫲精神頗佳，最後牧師詢問她信耶穌好不好，她肯定地回答：「好！」我難以置信，在場的弟妹志華和桂玉都見證了這一切。

當天是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，母親很安靜地接受兩位牧師為她施洗。兩位牧師握着她的手，她一點也沒有抗拒吵嚷；平時她是不高興陌生人觸摸她的。

母親於九月廿八日早上便在睡夢中離世，享壽一百零一歲，面容安詳得就像平常睡着時一樣。

臨終信主成為可能

談到母親信主的經歷，上帝真的使不可能的成為了可能。

母親年輕時也曾聽聞過福音。那時，有些外國傳教士常在我們家附近的街頭佈道。直到我信主後，我時常向她「講耶穌」，但她總是以一種「正面」的方式推卻，說：「好好好，信耶穌也好，信什麼都好。」每當我教會有適合她的聚會，她都順應我去參加，但就是不願意信耶穌。

後來才知道，她心硬不信主是因為早年曾答應一位長輩，立誓要供奉神桌上祖先的木像。這些諾言佔據了她的心，其實，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，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。隨着她年事已高，加上耳朵又聾，又患上腦退化症，認不得人，如何再向她傳福音呢？我很是灰心絕望。

後來想到主的恩典夠用，又從《聖經》中的《羅馬書》十章十三節得到提示：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」我便依着這個意念向天父禱告：「若母親蒙恩，請讓她能回想起以往我跟她講的耶穌和她所聽過的福音。」可是，一直沒有什麼跡象媽媽有改變。

有一天，侄女穎珊與我太太美玲在 WhatsApp 上交流，她問我太太：「其實現

時撲進海中救人。事後，父親當然賠禮了事，誰知母親其實是懂游泳的，父親虛驚一場。這常成為他們夫妻之間及我們父母子女間的笑談。媽媽也不時把她和爸爸相處時的趣事告訴我們，娛樂大家。

後來，媽媽上了岸，爸爸則留在船上繼續出海捕魚幹活，每半個月左右才能返家一次。父親一生的工作離不開船，從捕魚，遠洋行船，到在渡海小輪當水手，在船塢當苦力，直至退休。

我們的父母是善良之輩，他們做人處事有他們的原則。話說有一位遠房親戚是販毒頭子，曾拉攏父親主持海上運毒，但父母親拒絕這遺害人間的勾當，放棄了這個發大財的機會。後來，毒販兄弟卻相繼患癌病去世，享受不了所發的大財，而我父母則在淡泊生活中知足常樂，得享高齡。

母親一生算是命大，好幾次幾乎被高處擲下來的砧板、玻璃瓶、晾衫竹等物擊中，每次竟然毫髮無損。

母親年輕時健康不佳，常常病倒入醫院，有一位鄰居說她恐怕性命不久。為此，我們常常擔心，恐怕會失去母親。誰知這位鄰居不久後便離世，而我們的媽媽則活過一百歲。

母親智慧善良長壽

我有六個兄弟姊妹，母親管教甚嚴。她一生辛勞，克盡妻子和母親的天職責任。家住香港油麻地區唐樓，樓上樓下甚至鄰舍可算是「烏煙瘴氣」，黃、賭、毒充斥着街頭巷尾，果真是龍蛇混雜。

母親目不識丁，甚至連數目字都不認識，不過她素有膽識和智慧。她在家附近經營了一間小小的鈕門店。曾有「爛仔」（即黑道人物）到店裡來索取保護費，母親不肯就範，還把他大罵一頓，罵跑了他。這「威水史」她都經常津津樂道。

母親個性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曾收養過一個我在街頭結識的乞兒仔。他無家可歸，滿身「污糟邋遢」，我把他帶回家，要求母親收留，母親欣然答應。令我難忘的是，母親不假思索地用我們的面盆，讓他「洗白白」，並安置他與我同床睡覺，待他如自己兒子一般。

媽媽原是鄉村姑娘，十多歲時盲婚啞嫁給一個受教育不多當漁民的水上少年——我們的父親。婚後兩口子十分恩愛，平日甚少賭氣爭執。

有一次，在漁船上不知何故吵起來，母親一怒之下竟跳下海中。父親見狀，即

離開後團結地守着這個家，輪流照顧患腦退化年近百歲的母親。我知道，我們只暫時失去帶華，主耶穌卻永遠擁有他。

（全文原載於《號角（加拿大版）》二零二三年二月。）

二十一、母親信主記

不可能成為可能：一零一歲母親的臨終信仰奇蹟

親愛的母親，看顧了我們幾十年的成長和生活，終於離開我們，逕往天家去了，我們實在捨不得。

平靜，面容還透出一絲笑容，別了他寄居了七十一年的肉身和塵世，直往上帝為他而設的幸福歸宿，有天使和聖徒迎迓，在天家有主耶穌永遠與他同在，而這位就是他以前所厭惡的耶穌；但因着祂寬宏大量的愛，對他既往不咎，使他反得新生的福氣。我雖然身在異地，也跟在場的親人一樣，感覺到平安詳和，且深得安慰。我未信主的幼弟志華也禁不住說，這是一個見證。

遺體竟能葬基督教墳場

感謝天父的大恩臨到我家，令一個本來剛硬抗拒祂、鄙視祂的弟弟，轉眼間成為祂的兒子。因得着基督教多加堂的協助，又正值薄扶林墳場推出新一批骨灰龕位，家人順利申請成功可以安置骨灰的龕位。想不到以前對基督教反感的罪人竟能蒙恩，遺體得以安置在基督教墳場。

還有一事令我深深感動的，就是我的大姪女穎嫻在父親剛離世時，哭着在電話中對我說：「我一定會代替爸爸，用心照顧媽媽和嫲嫲。」第二天在電話中又向我重申一遍這志向。這也反映出帶華在世時，對妻子多麼的愛及對年邁母親有多孝順。這些美德藉着身教，傳給我們的下一代。多謝家中弟妹們在這段艱難時期，在二弟

上帝的大能在他心中彰顯出來，使他剛硬的心有所軟化。

正當我們傳福音給帶華失敗的時候，在一個晚上，他在病床上軟弱地對女兒穎珊說：「我捨不得你們。」天父就在這重要一刻，透過穎珊一句說話，觸動了她爸爸的心靈。穎珊說：「如果爸爸你信耶穌，我們一家就會在天家重聚。」最小的女兒芷欣此時也說：「如果爸爸肯信耶穌，我也會跟着信。」

面容透出微笑安然離世

此情此景，帶華剛硬的心終於軟化下來，表示願意相信耶穌，並同意身後殯葬採用基督教儀式。因為眼見他病情越發嚴重，生怕等不到穎珊教會的牧師前來為他洗禮，結果牧師透過視像主禮，帶華告訴牧師願意相信耶穌，穎珊按著牧師指示，為父親施行洗禮，並由牧師祈禱，祈禱完畢他竟懂得說「阿們」。小女兒芷欣在旁見證着，帶華並沒有不情願或勉強的態度和表情，他是欣然領受滴水禮的，牧師與傳道同工翌日即到醫院探望他，堅定他的信心。

當帶華彌留之際，牧師又再次來到醫院探訪，很奇妙的是，這正正是他快要離開的時候，牧師就出現了。牧師在他耳邊說出安慰的話，為他作臨終祈禱，家人都在旁陪伴著，之後他很快就安然離世了。在場的家人告訴我，帶華走得很安詳、很

之後好幾次在電話中，除問候他的身體健康外，還嘗試勸喻他信耶穌，可是他的心很是剛硬，福音聽不進去，其中一次我忍不住哭了，嗚咽地請求他信耶穌，但他依然不肯；另一次，他說醫院有為癌症病人提供舒緩焦慮的服務，沒必要信耶穌；又有一次，我請太太為他祈禱，他斷然拒絕說：「我要煮飯。」我只好無奈地掛線。此外，侄女穎珊（帶華二女兒）的教會得知她父親患末期癌症，於是希望作家庭探訪，向他傳福音，但也被他婉拒了。

女兒一句話使硬心軟化

當帶華的病情漸趨惡化，必須住院治療時，我又再跟他視像通話。那時他神智尚清醒，我一開口說話，他就以微弱含糊的聲音對我說：「你來又是講，信耶穌、得永生。」接著就說：「拜拜、拜拜！」意思是要我停止說話；後來家人告訴我，我的老友姚弟兄到醫院探望他時，向他傳福音，他抗拒得更激烈。另一個弟弟的女兒加盈探望他時，也向他傳福音，他也不接受，只是態度不像對我和姚弟兄那般決絕。

帶華一向篤信唯物論和無神論，很可能是受這些意識形態的影響，所以抗拒基督信仰。只是，在人能力的盡頭時，往往是上帝能力的開始。在他病情極為嚴重時，

二十、二弟信主記

天家再聚手足情

二弟帶華患上末期癌症後，除擔心他的病情外，最叫我掛心的就是，他還沒有相信耶穌，換言之，離世後他的靈魂就會落入陰間受苦，我和他以及他信主的家人，將永遠無法重聚。於是我多次想向他傳福音，可是帶華心硬，十分抗拒；然而，神藉著他女兒的一句話觸動了他的心，終於他軟化下來，如今我可以滿有把握地說：天家再聚手足情。

嗚咽請求弟信耶穌被拒

得悉二弟帶華罹患不可醫治的末期癌症時，我除了很擔心他的病況外，立時想到耶穌基督的大能福音，那是可以解救人脫離生死困境的唯一出路，於是開始籌算怎樣勸他相信耶穌。由於我患上老人病行動不得，又身處外地，無法返港當面向他傳福音，深感遺憾，只得透過電話和視像與他溝通。

然而，上帝愛我們，給我們提供了一條生路，就是永生之路，引領我們到祂永恒的家裏面。在那裡，上帝以大能和慈愛永遠養育我們。

死亡是全人類必須經過的關口，就算基督徒都要死亡，但是基督徒的死亡只是回到上帝的家。上帝的家不是客店，而是一個有與主耶穌同在的地方，可以享受上帝所給我們的快樂和幸福。

對真正基督徒來說，這是一個有驚無險的關口，他們穿過這關口進入永恒。

十九、死亡的有驚無險

宋朝文天祥有個名句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」問題是，究竟「死去邊」（死字在這裡用作動詞），我們將要「死」往哪裡去？

我自小對於死亡已有很敏銳的感受和觀察，小時候在街頭眼見鄰居的叔叔、伯伯，或是某些店舖的嬸嬸、婆婆，他們死後的軀體被人抬進棺材，釘上蓋子抬走，埋在泥土裡。我只覺得很恐怖。

小時候，有時貪玩遲了回家，媽媽總是罵一聲：「你死去邊？」（即是你究竟去了什麼地方？真是作死。）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智慧，哲理性很強。

想到有一天我都會死去。而死去之後，我會去哪裏呢？

中國民間有句話：「黃泉無客店，今夜宿誰家？」黃泉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陰間。這話描述，人死後將會墮入黃泉，落到一種無依無靠的狀態，一個遊子在陽間還有客店可住，但在陰間沒有，究竟他要歸宿何處？他可以怎樣安頓自己的魂魄呢？

下，大家最終都能平安度過。

接近旅程尾聲，我們計劃前往南部著名的野柳公園，這是最後一站。然而意外再度發生——途中，我們所駕駛的兩輛汽車，其中一輛因為不堪長途奔波的重負，爆了輪胎，而另一輛車也幾近損壞。我們只得四處尋找維修店鋪，最終找到一家了，但待車子修好已是下午五點鐘，來到野柳公園，大門已關，只得在門外徘徊，心情不免落寞。

但在此刻，有同學卻注意到大門有個告示牌，清楚寫著：「下午五時後，免費入園參觀。」這真是一個意外驚喜，讓所有人喜出望外！

我們立即高聲歌唱「祢真偉大」，伴隨著手舞足蹈的歡樂，踏步進去遊覽這個寂靜的公園。氣氛寧靜，仲夏黃昏吹來涼風習習，沒有烈日炙烤，完全不覺悶熱，也少了遊人的喧囂。這一段免費旅程，我們所省下來的門票費用比修車費用還多呢，大家不禁感讚嘆主的安排何等奇妙！

十八、仲夏之黃昏

有一次，我與在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學生前往臺灣，探訪當地教會。此行由臺灣的郭明璋牧師以及他的傳道同工擔任響導負責駕車，大家滿懷期待，旅程伊始充滿愉快。然而在途中，郭牧師突然接到一通緊急電話，教會有一位長老剛剛辭世，請他立即趕回臺北協助處理後事，消息傳來，眾人不禁為此行程將要中斷而惆悵。

大家心裡默默盤算，沒有了牧師做領隊，我們該怎麼辦？眼看已經無法繼續前往新的景點，只能在附近隨便遊覽，心中不免感到失落。可是就在這個進退維谷的時刻，有同學這樣禱告，懇求上主為我們解決眼前困境。

沒想到，就在禱告之後，郭牧師又接到一個來自教會的電話，原來長老的家人發現，遺囑上清楚表示，長老希望將遺體捐贈給大學作研究之用，所以現時無須處理葬禮事宜。得知消息，郭牧師和他的同工便可按照原定計劃，繼續帶領我們的旅程，這一刻，所有人心中都滿溢着對主的感謝。

旅途難免有些波折，例如水土不服問題困擾著一部分同學，但在主的保守

也在驚險過後平安出生了。

回想此事，我心中充滿感激。不僅是那位在街頭為我們指路、護送的交通警察，還有另一位「警察」，就是我的老友鍾伯文牧師，當年他本身也是香港輔助警察，他同樣在危急時扮演了「護送者」角色，和我們一起見證這個難忘的生命時刻。

這段經歷也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的奇蹟與珍貴。同時，我深信這位小寶寶是從上帝的引領下平安誕生在世的。

十七、警察開路？上帝開路？

「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，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。」（箴言十六9）大女兒出生時，我經歷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。

那天在香港，太太開始出現生產跡象，我立刻告知老朋友鍾伯文，請他開車送我們從油麻地前往港島區般咸道的那打素產科醫院。然而，由於不熟悉路線，我們在街上兜兜轉轉，繞來繞去，怎麼都找不到正確的路向，眼看着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我們的焦慮與緊張也不斷升級。

就在這關鍵時刻，我們遇見了一位騎電單車的交通警察，我們急忙向他說明情況：「我們趕着去那打素醫院生仔（即生產孩子）！」那位警察二話不說，簡短回應了一句：「跟着我來！」隨即，他開動警號和閃燈，一路為我們開道，我們緊緊尾隨警車，響着鳴笛，逢車過車，不管路面是什麼情況，甚至闖過了紅燈！

最終，我們在這位熱心警察的幫助下，順利抵達醫院，而我的大女兒穎心，

十六、雞咁腳走

某天走在香港的一條街道上，我的手踭不小心撞到一個行人的肚腹，他「哎呀」一聲，我回頭一望，像個「爛仔」（即行走黑道之流氓）模樣，個子比我高大，身旁有一女伴，我擔心會被他毆打報復，正想向他道歉，怎知他已搶先「問候我娘親」（即用粗話侮辱我母親）。

我望住他正想開聲道歉，忽然見到他暴烈的眼神轉為慌張，拋下女伴不顧，立刻拔足大踏步地跑開了，他一面跑，一面還回頭望我有沒有追來。我立時聯想到一句廣東話，說：「雞咁腳走。」（意即跑得好像腳底抹油。）

我自忖，那時戴着眼鏡，樣子算是平和斯文，背着書包，不知為何他那麼怕我，我真被他弄糊塗了。也許我背後有一個仇家正好要對付他，又或者他身上藏有毒品，見到我背後有一個警察。

感謝主，祂又一次保護了我。當時心想如果這爛仔發爛渣（即無理發惡），我就要吃苦在街頭了。

真是有驚無險！

回想自己曾經做夢進中神讀書，後來夢想成真了。可是留在中神教書，則是我從未發過的夢，主所賜我的恩典實在超過所求所想。

對比於早年，自己曾經企圖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取得各種假學位，簡直是枉費心思，假如我出此手段，這樣欺騙上帝、教會和弟兄姊妹，定必抱憾終身，自己也必終身懷著內疚和羞恥的心去「事奉」。好險！

感謝上帝的保守，祂並沒有離棄我，祂帶我返回正路並且使用我，祂這份恩典真的超過我所想所求，「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」（詩篇一零三5）

用交功課，也能取得一紙學位的，我便報了名。

但我心中總是不安，這樣騙來騙去只為一個「大學」學位，真沒有意思，也沒有什麼價值。這所野雞大學打了數次電話，催我繳交畢業費，以便領取畢業文憑。但我認為不應該再花錢拿這個有名無實的學位，就放棄了。

只是入讀「中神」這個夢想，仍然時刻盤踞心中，未能實現，只留得羨慕。有一個晚上，我竟然發夢在中神上課，小息去飯堂斟水。夢醒之後，心情極之失落，從此再也不敢多想了，免得留給自己一份「空餘恨」。

過了不久，我教會舉辦神學教育主日，講員是中神的講師吳羅瑜老師。崇拜完了我請老師吃飯，大吐苦水，把自己無法入讀中神的遺憾告訴了她。誰不知老師提出，我可以用「成熟學生」的身分報名，是無需學歷要求的。我當年已足四十歲，很夠「成熟」了，我便依循老師的指示報名。

經過考試及面試，居然被收錄成為「中神」學生了。

三年後，拿到道學碩士學位，學校竟然聘請我留校任教，並且栽培我修讀神學碩士。我第一堂給學生授課時，我摸摸自己下巴，懷疑究竟是真實還是夢境，這當然不是夢境。

十五、中神夢

信主後，很羨慕別人讀神學，全職作傳道人。可恨自己還沒有中學畢業（注：中學畢業是一般神學院的最低入學條件），惟有在夜中學進修，其後就向某間神學院報名入讀。

那夜中學的主任知道我有繼續讀書的志向，很高興，於是發了一張很漂亮的成績單給我，每一科都成績優異。我就拿着這張不盡不實的成績單向神學院報名，獲得取錄。這位主任真的好心做壞事，而我自己也不應該這樣去配合。

讀了兩年半，我也着實不滿意校方的課程，心想，拿了這學位也沒有什麼價值；況且當年使用的那張中學成績單，可被看作偽造文件，屬刑事罪行，終於我在還未畢業就離開了這所神學院，自己閉門讀書。

直至後來，我看到一則消息，有好幾位在海外取得高等學位的基督徒回到香港，要開辦一所高水準的神學院，名為中國神學研究院，簡稱中神，入學條件是大專以上。我十分希望能夠入讀。只是我沒有大學學歷，當然沒有資格報名。

後來有位朋友教我，可以報讀某間「野雞大學」（即學店），不用上堂、不

從此以後，每當我靈性低沉、感到失落時，我總會記住這四個字：「耶穌愛你。」對一個信心軟弱的基督徒來說，「耶穌愛你」這四個字，是無比珍貴的寶藏。

最可怕的事情，莫過於覺得耶穌不再愛我們。這份恐懼源於我小時候，媽媽每當懲罰我時，總會說：「我不要你了，你走吧。」每當聽到媽媽這樣說，我總是馬上乖乖聽話。

然而，作為基督徒，我明白，當我做錯事，甚至犯了罪，離開主的往往是我自己，而不是主離開我。主從未離棄過我。我的恐懼，事實上根本不曾存在。如今，「耶穌愛你」這四個字，常存我的心間，成為守護我的天使。

十四、耶穌愛我

在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中，我感覺自己靈性低落，不配與主親近。整天心情沉悶，似乎主已忘記了我，甚至離開了我。

那個晚上，太太正在忙著做家務，我從樓上走落客廳，經過電視機前，當時播放着時代曲歌星姚莉的生日會，姚莉是個虔誠基督徒，有許多朋友齊聚為她慶祝。

當時，電視機畫面正顯示好友們送給姚莉的賀卡。我無意間從眼尾瞥見上面寫著四個字：「耶穌愛你。」那一瞬間，我像觸電般被深深打動，我感覺那張賀卡似乎是為我而寫，彷彿上帝藉著這張賀卡在告訴我：「耶穌從未離開你。」

雖然我在靈性上如此軟弱，感到自己遠離了主，但是耶穌仍然愛我。這個深刻的體悟讓我不禁又流下眼淚。

我試圖掩飾情緒，轉身走進地庫，但妻子注意到我異樣的反應，關心地問我發生了什麼事。我忍不住對她說：「耶穌愛我。」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這是上帝對我說的一句話：耶穌愛我，祂從未離開我。

怎知飛行一段時間，空姐廣播說，由於電綫短路，今晚沒有晚餐供應。聽到這廣播更是害怕，因為電力故障，在飛機上可不是小事，心境又再陷入恐懼之中。

又在飛行一段時間後，機師廣播說，現今有一邊引擎失靈。我當時立即想到死亡，想像到自己即將葬身於空難，要去見上帝的面。我快速用「三福」的提示檢查自己是否得救。

在香港，家人前來接機，我媽媽來到機場聽到飛機有故障甚為擔心，但我信主的妹妹桂玉安慰她：「哥哥信耶穌，沒事的。」家人只好回家等候消息。結果飛機轉往臺灣高雄機場急降，安全着陸，乘客驚魂甫定。

在我返抵香港的早上，有些報章頭條，以「九霄驚魂」四個大字報道此事。

太太和大女穎心、二女穎思坐在後面。飛行途中，發覺有乘客和服務員朝向我們的窗戶望去，於是我也朝向外看，赫然發現機翼尖端冒出一股如火焰般的小氣流。據知機翼是盛載燃料的地方，如果發生爆炸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我心想這次死定了。

女兒驚慌，我卻不知道怎樣安慰她，因為我比她更驚慌。

機組人員急切查看了情況。後來，飛機安全降落在附近機場，才發現這「火焰」其實只是一條紅色布條！這布條勾在機翼上，當飛機飛行時，急速的氣流使它看來像一條「火焰」，真是虛驚一場。

又有一次，我乘坐晚間航班返多倫多。到了多倫多上空，不知何故，飛機降落跑道失敗了，未能著陸。我十分害怕。飛機抽頭加速起飛，繞過湖面，轉了一個大彎，第二次嘗試降落，最終成功。又是虛驚一場。

再有一次，我從多倫多去香港，途中須在臺北轉機，臺北正值狂風暴雨，我只感覺飛機像拋浪似的向上爬升，心裡不斷埋怨機師不顧死活，這樣的狂風大雨，為什麼仍然勉強起飛？

飛機終於掙扎着越過了雲層，其上一片晴寧，我在心裏滿是向主的感謝。

聲喝罵：「主耶穌基督的寶血，已經洗乾淨我的罪！我不怕你，你最好死開（即滾開）！」當我一想到主耶穌的寶血，一股勇氣立刻湧上心頭，膽量倍增，我再次喝令，那隻吸血殭屍立即離開。

這次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，主耶穌的寶血具有無比的力量，能夠摧毀魔鬼對上帝子民的控訴，也讓我再次感受到神的保護與恩典。這是一個有驚無險的夢境，也是一個深刻的靈性提醒——無論我們面對多大恐懼，只要倚靠主的寶血，就能戰勝一切。

十三、九宵驚魂

由於需要探親，又有事奉在身，我每年都要乘飛機多次。我除了曾經遇到強烈氣流，還經歷過一些驚險航程。

有一次，我和家人乘坐飛機回香港。我和小女兒穎意坐在靠近機翼的窗邊，

十二、吸血殭屍

我年輕時，有一段時期，西方世界的吸血殭屍電影在香港十分風行，我也喜歡觀看，享受那種刺激感。

有一個晚上，我在熟睡中做了一個可怕的夢。夢中，吸血殭屍出現在我眼前，犬齒外露，雙手直伸，朝我撲來，似乎是要捏住我的脖子。我急忙向後退，心跳得很快，人也驚慌失措。（其實在電影情節中，遇到吸血殭屍的人，通常會用十字架來抵擋，但我此時找不到十字架。）

正在無助中，我只能拿起桌上的一本《聖經》，心想或許這能代替十字架。但意外的是，這舉動似乎沒有任何作用。那隻吸血殭屍猙獰地笑著，發出可怕的聲音：「咯！咯！咯！你犯了這麼多的罪，《聖經》也救不了你！咯！咯！咯！」

它猛然衝向我，而我只能不斷退後。我只感到一陣一陣深深的恐懼，無比無助，也無比絕望。

就在這時，我忽然想起《聖經》中的一個應許，內心就充滿希望，忍不住大

突然，有一群狗跑出來，朝我狂吠。我嚇得立刻轉身跑，但這些狗一邊吠着，一邊緊追不放。

在慌亂中，我竟然跑進了一條沒有出口的窮巷。當時一片慌亂，心中想今次死定了。

令我驚訝的是，那七、八隻狗並沒有直接撲向我，只是圍著亂吠，讓我感到無路可退。就在這時，我心中默默禱告，決定鼓起勇氣，轉身大步向前走。奇蹟般的，群犬竟然向兩側分開，為我開出一條路。就這樣，我得以安全離開那個窮巷。

這又是一次上帝的保護經歷。如果不是群犬放條生路給我行，若七、八隻狗同時發動攻擊，我必定體無完膚，身受重傷。

情急之下，我急切地想要確認上帝是否依然使用我。於是，我隨意翻開《聖經》，尋找兩段經文。當我翻開時，手指恰好指向了我需要宣講的第一段經文，這令我感到非常驚訝。真的那麼神奇，還是我在做夢？抑或只是機率（或然率）的巧合？

我又再隨意翻開《聖經》，今次手指沒有指中第二段我要用的經文，但經文卻在翻開的一頁內顯現在眼前。我立刻跪下來哭，像我那麼軟弱的傳道人，上帝竟然保證使用我。

十一、被狗趕入窮巷

常言有說，「趕狗入窮巷」，意思是逼迫人好像追趕狗一樣，使他走投無路。然而，有一次卻是我被狗趕入了窮巷。

那天，我參加教會團契的旅行，因為遲到，只能孤身上路。途經一條村落，

十、「指點」迷津

有一次我被邀請到荃灣區一間教會講道。我從油麻地乘地鐵出發，出閘時才發覺忘記攜帶地址和電話號碼，焦急異常。但我心中有一個想法：上帝是會帶我去的。

出了閘，大堂前後有幾個出口，我不知哪個才對。心中禱告之後，想起兒時「點指兵兵」的遊戲，我就向着每個出口做着「點指兵兵，點着誰人做大兵」，最終就指着一個出口。然後我再「點指賊賊，點着誰人做大賊」。我就前往這個出口走上路面。

怎知到達路面抬頭一望，就見到教會的招牌，正是我要去的那所教會。我想這是上帝名副其實的「指點」迷津，否則我便失約了，這有負於弟兄姊妹聆聽上帝的福音，又有負於上帝給我事奉祂的機會。

另一個關於使用手指的故事。我剛來到多倫多時，負責一間教會的國語事工。有一週，我自覺靈性不大好。其實我的靈性從未好過。但這次特別警覺，因為要預備主日講道，卻真的沒有信心。

工場）工作並寄宿。九龍城寨是全香港臭名遠播的龍蛇混雜之地，工友都是癮君子（即吸毒成癮者），只有我和表哥沒有吸毒，但我每天都與他們為伍，一起工作、聊天、吵架、生活及睡覺，可以說，我生活在一個完全被罪惡包圍的環境。

幸好，有一個有良心的工友勸喻我，千萬不要學效他們吸毒。如果當時有人引誘我試吸一口毒品，我一生的歷史可能便會改寫，所謂一口毒品便可渡人「成仙」（即終身成為吸毒者），這是我母親最為擔心的。

後來，我信了耶穌。耶穌赦免我所有過犯，無論是外在還是內裡的；並且讓我有份參與建立上帝的聖殿，就是教會。主恩典夠用，這團爛泥本來幾乎就要成為永遠的爛泥，如今終於可以扶上聖殿的牆壁！

因為害怕會有惡人來尋仇，母親讓我輟學，並將我「充軍」（即流放到遠地），送我去到遠遠的元朗大生圍在我大舅父家中避鋒頭，大舅父是開漁塘的。期間，我親耳聽到外婆對大舅父低聲評價我：「爛泥扶唔上壁。」（意即爛泥塗不上牆）這句話聽在耳裡，許多年我仍記得。

後來風聲沒有那麼緊，我才回到家中。

不久之後，有另一位年輕住客也做了同一件壞事。與我不同的，他釀成了大禍，在某個夜晚，他與自己的表舅父發生正面衝突，竟用一把童軍刀刺中表舅父的心臟，當場死了，鮮血流滿地板。我聽見聲響，從房間跑出來，差點滑倒在血泊中。

我趕緊跑到街上的士多店（即香港早年的小型超市）借用電話報警。後來，士多店老闆作證說，有一個沾着血跡的年輕人來向他借電話。母親擔心我又惹禍，立刻便又送我到她朋友家中躲避。這是第二次「充軍」。

後來，警察將兇手緝拿歸案控他謀殺，罪名成立。警察知道此案與我無關，我才平安回家。

不久之後，經表哥介紹，我又去了九龍城寨一間製造燈泡的山寨廠（即小形

事讓我深深體會到，幫助了別人，也幫助了自己。真是有驚無險。

不過我知道，這並不是什麼行善積德，這完全只是上帝對我額外的恩典，不是我自己的功勞，而是祂藉著此事來醫治我。上帝也藉著此事來施恩給這個中國家庭，讓他們能夠順利返回老家。

九、殺人命案

我小時候家住香港油麻地區，住的是一個板間房，即是說，有多個家庭同住一個大單位，用木板分隔成多個小房間，大家共用公家的廚厠設備。那地區品流複雜，毒品流行，有黑社會常在街頭打蔓（意即一些人沒有正當目的，卻聚在一起良久），我自小就見慣了許許多多的黃賭毒勾檔。

父母都很擔心我學壞。終有一次，我做了壞事，氣得母親放聲大哭。

八、坐骨神經痛

有一個家庭，夫婦帶著多件行李和兩個孩子，在多倫多正要坐飛機返回中國。我和一位弟兄去送機，到達機場，卸下行李人也下了車，那弟兄就去泊車。留下大部分行李由我搬運，我本來有坐骨神經痛的舊患，發作時會痛到坐立不安，當時感覺搬又難，不搬又難。

當時我想到一些宣教士，為了福音不顧生死，我的坐骨神經痛也算不了什麼。因為有這信念支撐着，我不顧舊患就去搬運行李。

回程時，我開始感覺腰部疼痛。

弟兄送我回家，看到我家的車道積滿雪，女兒穎思獨自一人在鏟雪，我心中掙扎，應該進屋休息？還是陪着女兒鏟雪？看到女兒一個人在勞動，我心中不捨，只好忍著痛楚，陪着女兒鏟雪。

當時我驚恐着這回逃不了大痛，誰知道，腰部疼痛感慢慢消失。鏟完雪後，我完全不覺得痛楚。過去發作得嚴重時，每每會痛到我「發冷汗」，但自此事至今二十多年，期間除了一、兩次輕微疼痛外，我再也未有過嚴重的疼痛。這

捐，不告訴別人自己的需要，只知祈禱求上帝供應。試過有三數次幾乎無錢繳交印刷費，但是總在最後關頭有人拿錢來奉獻。

有一次期限已到，不夠錢交印刷費，我憑著信心一再跪下祈禱，求上帝供應。只是一些動靜也沒有，那時我真的灰心喪志，懷疑上帝會不會聽我們的禱告。時限已到，仍沒有什麼消息，信心瀕臨破產到一個地步，我甚至懷疑我們相信的上帝是否存在！

怎知道當我信心失去時，正在惶恐之中，忽然接到母親打來公司的電話，說有人上門到我家來找活水文社的人，其實這個文社設在我家。

我趕回家中，見到一位陌生女士。她取出一個信封，說是有人託她奉獻給文社做經費的。信封內的金錢正好足夠印刷費的需要，不多也不少。

我即時慚愧起來，回想到自己的信心軟弱到如斯地步。那時面對的危機，不只是不夠錢繳交印刷費，幾乎連自己的信仰也賠上了，多危險啊！是上帝神奇地保住我的信心。

附言，先後加入基督教活水文社的成員如下，其中有些已回天家：黎廣傳、梁淑貞、吳展鵬、胡梓潮、梁壽華、張鴻森、馮冬合、勞伯祥、蘇寶珍、蘇文生、姚錦燊、黃文超、伍彩慈、何杏芳、何俊明、吳煥玲、譚月珍、李鳳嬋、朱麗紅、關文輝、丁淑芬、郭惠英、劉學偉、劉廣智、鄺卓芳、賴敬森、李笑霞。

七、一包錢

我初信主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。做爛仔不成，做飛仔也飛不起，惟有轉而做個文藝青年。

那個時候，香港有些文藝青年開辦文社，以文會友，提倡閱讀、寫作和出版文學作品，我也曾經參加他們的活動。

在這樣氛圍下，我曾嘗試在當時著名的《中國學生週報》投稿，文章也被刊登了。當時我用的筆名是「直木」，很奇怪，我的文章竟被刊印在一篇用「壽華」作筆名的文章旁邊，那並不是我寫的文章啊，我這個如假包換的壽華，並不認識那位使用筆名的壽華！

投稿成功後，我也開始向基督教刊物投稿，絕大部分都被採納。

受了這些影響，於是我也邀請好幾位弟兄姊妹自己組織一個有信仰的文社，名為基督教活水文社，定期編印和出版福音刊物，派送到監獄、學校、醫院或社區中心等有需要的地方，甚至寄往海外。

後期的印刷數量可不少，經費頗多。我們就學習信心的功課，決定不對外募

正在消化我的話語，只見其中一人低聲對同伴說：「走！」然後頭也不回轉身走了，其餘兩人迅速跟上，他們什麼都沒有拿取，甚至沒有再看我一眼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原地，感到不可思議，內心也充滿感恩。耶穌的名字再一次保守了我脫離危險。我不禁默默讚美神，感嘆祂的聖名竟有如此奇妙的能力！耶穌的名字不僅能趕鬼，還能趕人（賊人），叫那些賊人聽到祂的名字就倉皇逃去。

然而，我的這份平安與感恩，卻在同一天被另一則震驚人的新聞打破了：就是在沙田道風山發生了一宗攔途截劫命案，有一位牧師遇劫，激於義憤而抵抗，歹徒用利器將他殺害。這位牧師是當時基督教文化界的名人，他的離世令許多人悲痛，這事也讓我反思良久：為什麼那位牧師沒能逃過大難？

此後，我常常思考死亡的問題，直到讀了神學後，才找到答案。關於這部分，我在第十九篇《死亡的有驚無險》中詳述分享，歡迎閱讀。

對我的一次奇妙保守？無論如何，這件事成了我信仰路上的一段奇妙經歷，也再次提醒我：上帝總是以我們無法預測的方式在看顧我們。

六、劏死牛（二）

又有一次，我又遇到另一件相類似的驚險經歷。

那天，我正走在何文田窩打老道上，突然有三個年輕人圍住了我，他們毫不掩飾地說：「打劫！」並威脅說，他們有「架撐」（即利器），意即叫我不要抵抗。其中一人手裡拿著一張報紙，裡面似乎包着一些什麼，我暗自猜測，那可能就是他們所說的「架撐」。

他們不斷用粗話恐嚇我，我內心雖然緊張，但突然想起上一次被人打劫的經歷——那次，耶穌的名字幫助我脫險。於是，我又搬出耶穌的名字，向他們「撻朵」（意即，用耶穌名字去壓住他們）。話音剛落，三個劫匪愣了一下，似乎

得像張紙，爛仔做不成，我最後也便做了一個文藝青年。

但到信主之後，有一天，我在旺角卻真的經歷了一件至今都記憶猶新的事情，那個早上，我正走在彌敦道，突然有兩個年輕人攔住我。他們聲色俱厲，說要打劫，強逼我把身上的財物完全掏出來，一邊說話，一邊還用粗口「問候我娘親」（即侮辱我母親）。

在那一刻，我也不知從哪裡湧現出來的勇氣，一面嚴肅地對他們說：「我是信耶穌的，你們不可以向我講粗口！」

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，兩個劫匪聽到「我是信耶穌的」這句話，居然立正起來，站得端端正正，態度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，連忙向我道歉：「阿 Sir，對不起！」

我心裡還未能來得及反應過來，正準備掏出口袋裡的錢交給他們，卻不料這一舉動又讓他們再次立正，向我敬了個禮，誠懇地說：「你的錢我們不要了，對不起！」

說完，拔腿就跑。只留下我一個人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。那一刻，我只感到如墜五里霧中，完全不明白剛才發生什麼事。

也許，是他們對「信耶穌」這三個字有着某種特別的敬畏？或者，那只是神

五、劏死牛（一）

我年輕時，曾有過一段墮落經歷——向人攔途截劫，也就是俗稱「劏死牛」。有趣的是，我自己也曾經兩次被人「劏死牛」。

那次向人攔途截劫發生在我初中時候。當時，我和幾個「飛仔」（指不務正業的少年人）同學組織了一個「飛仔黨」，有一天，我們選了一個在九龍塘僻靜的地方，盯上另一個路過的年輕人，準備向他「劏死牛」。但這次「行動」變成一場鬧劇——我們人多欺負他人少，卻是什麼都沒能劫到。

事後，我內心感到極大羞恥。那次行動雖然沒有釀成什麼大禍患，但卻深深刺痛我的心靈，我明白自己只是在「扮演」一個劫匪，實際上，我根本沒有那份打劫的「狠」勁，行事的時候，我不敢走上前面、不敢發聲，只是躲在後面，眼睜睜看着其他同學喊打喊殺——我簡直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「無膽匪類」。

後來，我冷靜檢討自己，意識到我根本不是做爛仔、古惑仔（即走邪路的人）的料子。我不夠兇狠，也不夠惡毒；膽小如鼠，心地也不夠硬；甚至連面相和身材都不夠「威」（即欠缺威風），又沒有「煞氣」！一副書生模樣，面皮薄

證自己是上帝的話語。

有一天，我在就讀的夜中學，利用課餘向同學傳福音。幾位同學圍著我，認真聆聽我分享的內容。我正在熱情地講述時，突然有位同學向我提出挑戰：「你講得頭頭是道，但你有沒有讀完整本《聖經》？」

那一刻，我的心怦然一緊，額頭冒出一層薄汗。這個問題若是放在一年前，我恐怕啞口無言，但感謝上帝的帶領，就在兩天前，我剛剛完成了整本《聖經》的閱讀！

我努力讓自己的語氣平靜，但內心卻暗自感謝神，我微笑著回答：「如果沒有讀完《聖經》，我又怎麼能夠對你講《聖經》的福音呢？」那位同學啞口無言，似乎被我說服了。好險！

這次經歷對我來說真是深刻！若非那一年全力讀完《聖經》，我或許無法自信地回答這個問題，甚至可能因此喪失傳福音的機會。上帝的安排總是那麼奇妙！

四、《聖經》與《紅樓夢》

信主之後，我曾立志要讀完整本《聖經》。我給自己定下了一個計劃：從一年的開始，每天閱讀四章，這樣大約一年就能讀完成全本《聖經》。滿懷熱忱地，我從《創世記》開始，但遺憾的是，每次讀到《出埃及記》，我的進度就停滯不前，無論如何努力，總是「出不了埃及」，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兩三年。

那段時間，我除了《聖經》，還嘗試閱讀中國經典小說《紅樓夢》。說實話，《紅樓夢》並不比《聖經》更容易讀懂，雖然兩本書都是世界名著，但閱讀起來卻異常艱澀沉悶。我心想，這兩本書之所以被視為經典，一定有它們的獨特價值，問題不是出在它們身上，而是出在「我」這個讀者身上。我告訴自己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把這兩本經典讀完。

幸好，那一年我失戀，對愛情心灰意冷。為了轉移注意力，我將所有時間和精力投入閱讀當中，這樣的專注讓我獲得前所未有的高效率。終於，在一年內，我成功讀完了整本《聖經》和《紅樓夢》。這是一個收穫滿滿的旅程，內心有一個清晰的結論浮現：《聖經》並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科學證明，它本身就能見

滑行，接著拐彎撞上一棵樹。撞擊力道頗大，安全氣袋瞬間彈出了。

當時我已失去意識，等到稍微清醒過來，氣袋已壓在我臉上，我的眼鏡不知飛到哪裡了，而自己正被救護人員抬上救護車。我摸摸自己毫髮無傷，連臉上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，雖然被勸送醫院檢查，但我當下感覺良好，便拒絕了。

我從救護車下來後，第一時間跑去查看自己的車。車子的左前方損毀，卻奇妙地停在路邊——整整齊齊、緊靠著行人道的邊緣，就像有人刻意將它停好一般。那一刻，我心裡充滿感激，因為如果車子沒有這樣停穩，從斜坡滑了下來，很可能會再衝進逆行車道，引發更嚴重的連環車禍。

對我而言，這一切簡直像是上帝親手「代我泊車」！

後來，保險公司為事故賠償一筆金額，我用這筆錢買了一輛性能良好的「富豪」（Volvo）二手車。挺不錯！有型有款，完全是意外中的一大收穫。我只能說，這真是一場「因禍得福」的奇遇。

我想，我應該感謝那位曾咒罵我的司機嗎？不，其實我最該感謝的是我的上帝！這場車禍看似是一場災禍，但上帝卻將魔鬼的惡意化為祝福。我深知，來自魔鬼的咒詛對屬於上帝的人毫無效力，反而成為了見證祂恩典的祝福。

三、上帝代泊車

另有一次在駕駛的路上，我親身經歷「咒詛化為祝福」的奇妙事情。

那天，我正駕車穿過超市旁的一條小路，有一輛很霸道的大貨車忽然強行切入我的車道。我連忙按響喇叭示警，卻不料對方司機竟對我大聲咒罵：「你遲早會在這條路上撞車而死！」

誰知，這句話「靈驗」得出奇——不久之後，我真的在那附近又發生交通意外，然而，最不可思議的是，那看似充滿惡意的咒詛，最終化作我生活上的一個祝福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在加拿大生活，對大多數人來說，車子幾乎是必需品。當時，我使用一輛舊車，毛病不少，經常要進維修廠，有一位教友見我為車的問題頻頻頭痛，熱心地提出要送我一輛新車。我雖然滿心感激，卻始終覺得「無功不受祿」，婉拒了她的好意。

沒過多久，有一天我駕車行經那位司機咒罵我的路段時，意外真的發生了。我與另一輛郵局專車擦撞，被逼駛上了行人道，又再衝上旁邊的一個斜坡繼續

二、驚心動魄

在我移民至多倫多的第一個冬天，有幾天持續下雪。那天我要去買東西，我沒有在下雪天駕駛的經驗，惟有小心翼翼按照交通燈的指示，將車子從小路左轉進入大路。

然而，令我驚恐的是，當我一扭軚盤，車子便失去控制，滑進了左邊逆線的路上！就在迎面而來的車十分接近時，也是驚心動魄之際，我的車竟然奇蹟地返回了正確的車道上，繼續向前行駛，避過了與迎面車輛相撞的災劫。

這次我又經歷到上帝的保守，有驚無險。

不懂游泳。如今回想起來，許多奪命的意外往往出乎意料，超出人力所能掌控，當時的我年少無知，對危險毫無概念，現在才明白，那真的是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。

還有一次更加驚心動魄。我需要將零件送上一艘輪船，此船是從廣東東江運水來香港的，停靠在新界深井的岸邊。船頭僅用一條粗大的麻繩繫在岸邊，船身與岸邊之間搭著一條竹梯，成為唯一的通道，我要爬上這條竹梯才可以登上船去。當我站在岸邊，望著湍急的水流時，內心已感到一絲不安。正當我猶豫是否要踏上竹梯時，突然間，船頭的麻繩鬆脫了！船身隨即慢慢遠離岸邊。那一刻，我不禁心頭一顫。如果剛才我沒有猶豫，早一步踏上竹梯，便會隨著竹梯在慌亂中撞上船身，再墜入那洶湧的海浪中，那湍急的水流，我根本無力抗衡，更何況我還不會游泳，想到這些真的很可怕。

這些驚險的經歷，時至今日，仍然歷歷在目。但如今回想，深深體會到生命的脆弱與無常。同時，我更加堅信，上帝一直在守護著我，讓我能夠安然走過那些九死一生的時刻。

一、工業意外

讀書不成，年輕的我輟學打工，曾在船塢做苦力。當時的船塢工作既辛苦又危險，工業安全根本無人重視——不論是公司、政府，還是判頭、員工，都沒有對此關注。

那時我剛剛信主不久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位工友在貨倉搬運水喉時，從高處滑倒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當場嘔屎慘死。那地方正是我經常工作的區域，想到那一幕，我心頭發寒。

而我自己，也曾多次面對致命的意外。有一次，我的頭差點被扯掉。幸好命大，逃過一劫。作為基督徒，我相信這是上帝保住我這條小命，讓我一次又一次化險為夷，有驚無險。

還記得有一次，我坐著摩托艇（俗稱 Wala Wala）穿過維多利亞港，負責將文件送到一艘停泊的大輪船。要登上那艘船，我只能抓著一條打結的粗麻繩，像猴子一樣用力攀爬，回程也是同樣驚險。那一天，海港水急浪大，而我根本

目次

一 工業意外……6
二 驚心動魄……8
三 上帝代泊車……9
四 《聖經》與《紅樓夢》……11
五 劏死牛（一）……13
六 劏死牛（二）……15
七 一包錢……17
八 坐骨神經痛……19
九 殺人命案……20
十 「指點」迷津……23
十一 被狗趕入窮巷……24
十二 吸血殭屍……26
十三 九宵驚魂……27
十四 耶穌愛我……30
十五 中神夢……32
十六 雞咁腳走……35
十七 警察開路？上帝開路？……36
十八 仲夏之黃昏……38
十九 死亡的有驚無險……40
二十 二弟信主記……42
二十一 母親信主記……46

前言

奇蹟是魔鬼也能模仿的，在《出埃及記》的十災裡，術士們確實展現了某些能力。上帝必定垂聽禱告，但並非有求必應，上帝不是人們心目中那位「有求必應」的菩薩。

經歷祝福並不一定意味著靈性良好。有時候，這些祝福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，或出於自然機率。然而，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是掌管萬有的主宰，對祂而言，世上沒有「碰巧」的事，一切都在祂的掌管之中，都是祂奇妙的作為。對基督徒而言，所得著的祝福不僅僅是外在的好處，背後更有神的愛與恩典的印記。成為神的兒女，並不意味著凡事順利或事事如意。人依然活在這個被罪污染的世界，有時候我們說：「有驚無險」，但若遇到真正的危險，又該如何理解呢？比如，那位在道風山上遭劫而喪命的牧師，為何死於非命？（參第六篇《剴死牛（二）》）他是否就沒有經歷到祝福呢？

事實上，基督徒在上帝的管教和磨練中，更能體會祂的恩典與慈愛。即使經歷苦難，這一切也都有其意義，而這最高的意義，就是榮耀上帝。然而，這一切的意義都必須建立在永生盼望上，若沒有永生盼望，這一切將是毫無價值，與其他宗教並無不同。《聖經》說：「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」（羅馬書三23）主耶穌被釘十字架，正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。無論是生是死，我們都是屬主的人，而主的恩典總是夠我們使用，這是祂的應許。神的作為一定包含了祂的智慧、慈愛與合理性，並不依隨人的意志而轉移，無論我們身處何地，神必然看顧我們。

作者

代序：推薦本書

原基督教活水文社編輯組

梁壽華牧師於七十八齡，寫成《有驚無險》作他晚年回憶以及靈性反省，訴說六十多年基督徒生活的一個縮影——上帝一直看顧他、保守他。我們推薦本書，可讀之處至少有三：

一、從一位老牧師身上透見初信主者之單純。這可稱為「無偽之信」（提摩太後書一5）或謂信主初心，是很多信主多年並且努力追求顯赫事奉的基督徒不幸或已失落的，卻是主耶穌吩咐我們拾回的（啓示錄二4）。作者委託原基督教活水文社成員為他籌畫此書，早於一九六零年代，我們便與這位廿歲出頭的文藝青年梁壽華弟兄相識，當年大家無名無姓無學歷，無錢無權無勢位，只存一片初心為耶穌，不求回報為福音，幾個人就在旺角租用唐樓板間房去編印福音書刊近十年。今在本書文稿，喜見活水文社之純樸依然在，隱然躍現於各篇章。

二、信仰落地。本書談及駕車、生仔、打工、求學、坐飛機等平常事；作者回想少年犯錯，怕人尋仇要離家遠避；成年造大夢，只想入讀名校中神又心願得償；晚年為垂死胞弟剛硬不信主而焦心如焚；以及兩年前得見百歲母親受洗而欣喜若狂……平常生活就是聖徒生活，今日用個新名詞，叫做「落地」信仰。

三、在上帝面前謙卑自己。身為牧師教了多年神學，作者並不諱言曾經被人譏為「爛泥」，但蒙上帝恩待，「這團爛泥……如今終於可以扶上聖殿的牆壁！」（參第九篇《殺人命案》，十四篇《耶穌愛我》）遠遠還可記得，晚年保羅也看自己是一個「罪魁」（提摩太前書一15/16）。一本小書感受萬千，最高意義，乃在榮耀上帝。

非賣品

書　　名　有驚無險（繁簡體字合訂本）
作　　者　梁壽華
版權所有　©2025，梁壽華
出版日期　2025 年 3 月 1 日
ISBN:978-988-16865-7-2（平裝版）

出版統籌　原基督教活水文社
編　　輯　原基督教活水文社編輯組
贊　　助　周敏儀
筆　　錄　梁穎思
　　　　　吳美玲
　　　　　李玉玲
美術設計
及 排 版　羅嘉琪

出版及發行：紐約神學教育（香港）中心有限公司
中國香港德輔道西 108-110 號 4 樓全層
4/F, 108-110 Des Voeux Road West, Hong Kong, China.
電話：+852 2304 8187
電郵：info@nytec.net
網址：http://nytec.net/

美國總辦公室：143-11 Willets Point Boulevard, Whitestone, NY 11357, USA.
電話：+1（718）460 6150

加拿大辦事處：220 Royal Crest Court, Unit 9, Markham, ON, Canada L3R 9Y2
電話：+1（905）479 5447

臺灣聯絡處：臺灣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79 巷 26 號 1 樓
電話：+886 (0) 987 203902

Printed in Hong Kong.

電子版免費下載：https://ebook.nytec.net/ebook
實體版可向香港、加拿大及美國的辦事處免費索取

有驚無險

梁壽華

作者介紹

梁壽華牧師出生於香港，成長於漁民家庭。勉強完成初中課程，年青時曾在街頭賣唱、做苦力，以出賣勞力謀生。

梁牧師自幼熱愛閱讀與思考，流連於書店「打書釘」（即呆站在書店內看書）以汲取知識。在一次機遇下，他得以受聘於宣道書局（今名宣道出版社）任職包裝及送貨，自此與文字和書刊結下不解之緣。在此期間，他曾與一群志同道合基督徒自組文社，名為基督教活水文社，在工餘撰寫福音文稿，自資出版，派發去不同地方（參看第七篇《一包錢》）。此後，梁牧師透過自學和進修，逐步成為專業的書籍編輯和翻譯。

梁牧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攻讀神學，獲頒道學碩士（M. Div.）及神學碩士（Th. M.）。畢業後留校任教，其間受香港宣教會按立為牧師。一九九七年移民加拿大後，他投入服事當地華人教會的中國新移民福音工作。此外亦受邀在香港、美國、加拿大、臺灣的華人神學院擔任客座講師。著作有《革命先驅：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》（香港：宣道，二零零七年）。

自幼在毒品氾濫環境下成長，梁牧師親眼目睹吸毒者的悲慘光景，這些經歷讓他除了專注於教學與牧養，還積極投身於福音戒毒事工。他深信，透過這項服事可以認識自己，不斷深刻反省自己作為罪人的本質，並且體驗主的救贖恩典。

有驚無險

梁壽華